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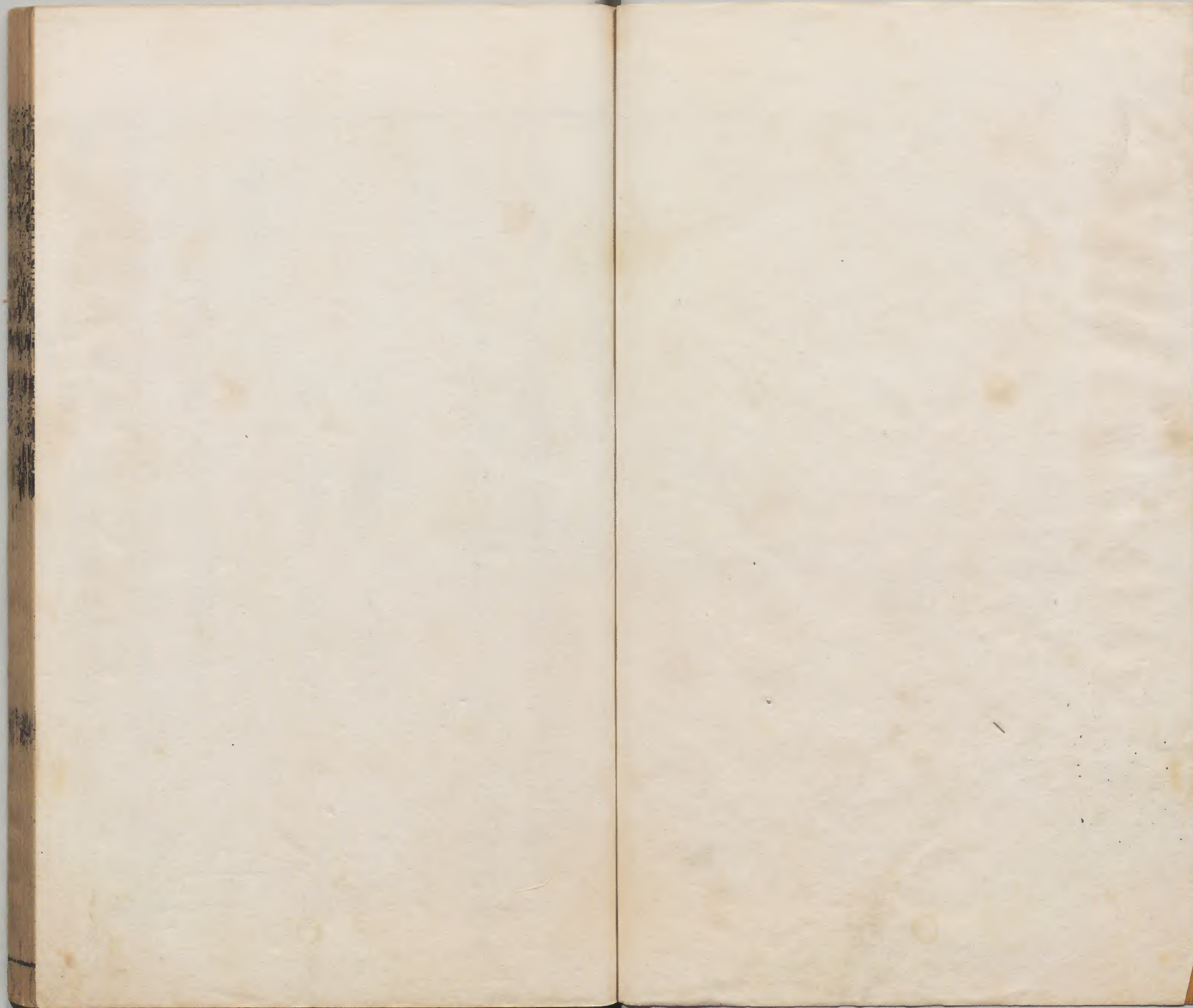
資治通鑑

唐紀

自二百五十四
至二百五十五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38
冊數	180 (120)	
函號	別	7 1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四

淺草文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

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三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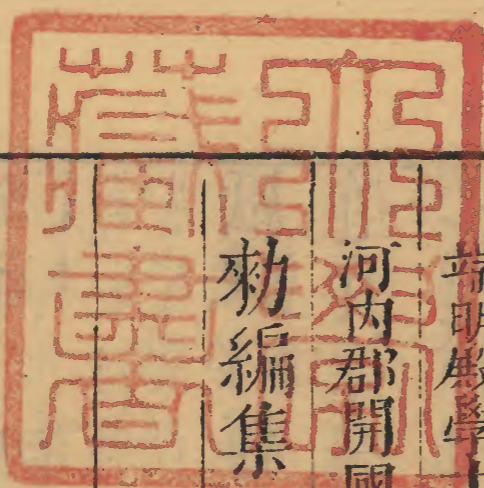
唐紀七十 起上章開敦十一月盡玄默攝提格四月凡一年有奇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中之上

廣明元年十一月河中都虞侯王重榮作亂剽掠坊

市俱空 重直龍翻 剽匹妙翻 宿州刺史劉漢宏怨朝廷賞薄

通鑑卷第二百五十四 僖宗



漢宏降見上卷七月賞盜而盜忽其賞薄彼果有以窺朝廷也甲寅以漢宏為浙東

觀察使為漢宏為錢詔河東節度使鄭從讜以本

道兵授諸葛爽及代州刺史朱玫使南討黃巢杯翻

乙卯以代北都統李琢為河陽節度使代北已定李琢內徙亦以

備黃巢也初黃巢將度淮豆盧瑑請以天平節鉞授巢

黃巢初求天平節豆盧瑑欲以是中其欲俟其到鎮討之盧攜曰盜賊無

厭厭於雖與之節不能止其剽掠剽匹不若急發諸

道兵扼泗州汴州節度使為都統賊既前不能入關

必還掠淮浙倫生海渚耳從之既而淮北相繼告急

天一稱疾

攜稱疾不出

淮南九驛使至泗州恐高駢固守城壘

不遮截大寇黃巢必若過淮落寇之計又徵兵不及

須且誘之請降節旄授鄆州節度使俟其至止討亦

不難宰臣盧攜言之不可奏以黃巢為國之患久矣

昨與江西節制擁節而行攻劫荆南却奪其節但徵

諸道驍勇把截泗州因此不發內使罷建雙旌乃發

使臣諸道而去尋汴州徐州兩道告急到京報黃巢

過淮盧攜託疾不出按朝廷未嘗以江西節與京師

巢借使與之安可復奪此驚聽錄不足信也

大恐庚申東都奏黃巢入汝州境辛酉以王重榮

權知河中留後以河中節度使同平章事李都為太

子少傅以王重榮作亂不能制汝鄭把截制置都

指揮使齊克讓奏黃巢自稱天補大將軍轉牒諸軍

云各宜守壘勿犯吾鋒吾將入東都即至京邑自欲

問罪無預眾人言自欲問罪於朝廷於眾人無預也上召宰相議之豆

言自欲問罪於朝廷於眾人無預也

盧瑑崔沆請發關內諸鎮及兩神策軍守潼關壬戌

日南至上開延英對宰相泣下大盜將至無以禦之若相相對灑泣果何

益觀軍容使田令孜奏請選左右神策軍弓弩手守

潼關臣自為都指揮制置把截使上曰侍衛將士不

習征戰恐未足用令孜曰管安祿山構逆玄宗幸蜀

以避之崔沆曰祿山眾纔五萬比之黃巢不足言矣

豆盧瑑曰哥舒翰以十五萬眾不能守潼關事見玄宗

紀今黃巢眾六十萬而潼關又無哥舒之兵若令孜

為社稷計三川帥臣皆令孜腹心謂陳敬宣楊師立

比於玄宗則有備矣上不懌意豈不知高枕京邑之

為樂越在草莽之為可憂也哉禍至而後憂之則無

謂令孜曰卿且為朕發兵守潼關為于是日上幸左

神策軍親閱將士令孜薦左軍馬軍將軍張承範右

軍步軍將軍王師會左軍兵馬使趙珂珂丘上召見

三人見賢以承範為兵馬先鋒使兼把截潼關制置

使師會為制置關塞糧料使珂為句當寨柵使句右

當丁令孜為左右神策軍內外八鎮及諸道兵馬都

指揮制置招討等使飛龍使楊復恭為副使癸亥齊

克讓奏黃巢已入東都境臣收軍退保潼關於關外

置寨將士屢經戰鬥久乏資儲州縣殘破人煙殆絕

張承範

齊克讓

東西南北不見王人。凍餒交逼。兵械剝弊。剝吾官各

思鄉閭。恐一旦潰去。乞早遣資糧及援軍。上命選兩

神策弩手得二千八百人。令張承範等將以赴之。將

亮丁卯黃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

城。勞問而已。帥讀曰率。勞力到翻。閭里晏然。允章迺之曾孫也。

劉迺見二百三十卷。德宗興元元年。允章可謂忝厥祖矣。田令孜奏募坊市人數

千以補兩軍。辛未。陝州奏東都已陷。壬申。以田令

孜為汝洛晉絳同華都統。將左右軍東討。左右神策軍。陝失冉。

翻華戶。是日賊陷虢州。至陝州八十五里。以神策

將羅元杲為河陽節度使。羅元杲亦川。以周岌為

忠武節度使。岌逆及翻。初薛能遣牙將

上蔡秦宗權調發至蔡州。調徒平翻。自元和末廢彰

得而調發之。聞許州亂。託云赴難。難乃翻。選募蔡兵。遂逐刺

史據其城。及周岌為節度使。即以宗權為蔡州刺史。

為秦宗權以蔡州稱兵。僭號張本。乙亥。張承範等將神策弩手發

京師。將即亮翻。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

籍。厚得稟賜。稟給也。稟賜猶言給賜也。但華衣怒馬。怒馬者鞭之

疾馳也。憑勢使氣。未嘗更戰。陳更工衡翻。聞當出征。父

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唐置病坊於京

要開元五年。宋璟等奏。悲田病坊。從長安已來。置使

專知乞罷之。至二十二年。京城乞兒有疾病。分置諸

即府兵之法。存而節度使亦必不宜合魚符矣。

養寇一

寺病坊至德二年兩京市各置
普救病坊病坊之置其來久矣

是日上御章信門樓臨遣之

按令夜雖為招討都統賜節賚物其實不離禁
關是日所遣者承範等耳新傳云餞令致誤也

進言聞黃巢擁數十萬之眾鼓行而西齊克讓以飢

卒萬人依託關外復遣臣以二千餘人屯於關上又

未聞為饋餉之計以此拒賊臣竊寒心願陛下趣諸

道精兵早為繼援

上曰卿輩第行兵尋至矣丁

丑承範等至華州會刺史裴虔餘徙宣歙觀察使軍

民皆逃入華山城索然

州庫唯塵埃鼠

迹賴倉中猶有米千餘斛軍士裹三日糧而行

二月庚辰朔承範等至潼關搜菁中

得村民百許使運石汲水為守禦之備與齊克讓軍

皆絕糧士卒莫有鬪志是日黃巢前鋒軍抵關下白

旗滿野不見其際克讓與戰賊小却俄而巢至舉軍

大呼聲振河華

力戰自午至酉始解士卒飢甚遂誼譟燒營而潰克

讓走入關關左有谷平日禁人往來以權征稅

謂之禁院賊至倉猝官軍忘守之

潰兵自谷而

呼火故翻華戶化翻華山臨河
言黃巢軍聲之盛撼振河山也
志巫
放翻
權訖
岳翻
灌木叢生之木壽一夕
藤即今之萬歲藤
輜囊謂輜重
囊橐也輜重

隨軍之物囊索私裝也遣使上表告急稱臣離京六日離力甲

卒未增一人餽餉未聞影響到關之日巨寇已來以

二千餘人拒六十萬衆外軍飢潰蹋開禁院蹋與臣

之失守鼎鑊甘心朝廷謀臣愧顏何寄或聞陛下已

議西巡謂議苟鑿輿一動則上下土崩臣敢以猶生

之軀奮冒死之語願與近密及宰臣熟議近密謂兩

密急徵兵以救關防則高祖太宗之業庶幾猶可扶

持幾居使黃巢繼安祿山之亡微臣勝哥舒翰之死

辛巳賊急攻潼關承範悉力拒之自寅及申關上矢

盡投石以擊之關外有天塹賊驅民千餘人入其中

掘土填之塹七艷翻掘其須臾即平引兵而度夜縱

火焚關樓俱盡承範分兵八百人使王師會守禁院

比至比必賊已入矣壬午旦賊夾攻潼關關上兵皆

潰師會自殺承範變服帥餘衆脫走至野狐泉遇奉

天援兵二千繼至承範曰汝來晚矣博野鳳翔軍還

至渭橋博野軍即穆宗長慶二年李寰帥以歸京見

所募新軍衣裘溫鮮新軍即田令孜所募坊怒曰此

輩何功而然我曹反凍餒遂掠之更爲賊鄉導鄉讀

以趣長安趣七賊之攻潼關也朝廷以前京兆尹蕭

廩爲東道轉運糧料使廩稱疾請休官貶賀州司戶

節 王師會死

通鑑卷之三百一十一 唐紀七十一 僖宗

賀州漢蒼梧郡之臨賀縣吳置臨賀郡唐置賀州京師東南四千里黃巢入華州

留其將喬鈴守之鈴其廉翻河中留後王重榮請降於賊

降戶癸未制以巢為天平節度使甲申以翰林學士

承旨尚書左丞王徽為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戶部侍

郎裴澈為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以盧攜為太子賓

客分司田令孜聞黃巢已入關恐天子責已乃歸罪

於攜而貶之薦徽澈為相是夕攜飲藥死澈休之從

子也裴休見二百四十九卷宣宗太中六年百官退朝聞亂兵入城布

路竄匿布路分路也朝直遙翻令孜帥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

光門出帥讀日率下同長安城西面三門北來第一門曰開遠門第二門曰金光門第三門曰延

平惟福穆澤壽四王及妃嬪數人從行從才用翻百

官皆莫知之上奔馳晝夜不息從官多不能及車駕

既去軍士及坊市民競入府庫盜金帛晡時黃巢前

鋒將柴存入長安金吾大將軍張直方帥文武數十

人迎巢於霸上巢乘金裝肩輿其徒皆被髮約以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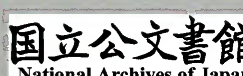
繒衣錦繡執兵以從甲騎如流輜重塞塗被皮義翻衣於既翻

騎奇計翻重有龍翻塞悉則翻千里絡驛不絕民夾道聚觀尚讓歷

諭之曰黃王起兵本為百姓為于偽翻非如李氏不愛汝

曹汝曹但安居無恐巢館于田令孜第其徒為盜久

不勝富館古玩翻勝音升見貧者往往施與之施式鼓翻居數日



各出大掠焚市肆殺人滿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

者皆殺之上趣駱谷喻翻鳳翔節度使鄭畋謁上

於道次考異曰續實錄戊子帝至駱谷驛水驛

巴次駱谷驛水驛按此月庚辰朔戊子九日而詔云

七日九誤為七也實錄辛卯車駕次鳳翔鄭畋候謁

於路舊畋傳云候駕於斜谷新紀辛卯次鳳翔太緩丁酉

至興元按甲申上離長安辛卯始次鳳翔及斜谷蓋

已至興元太速又路出駱谷則不過鳳翔及斜谷蓋

車駕涉鳳翔之境而畋往見耳非鳳翔與斜谷也實

錄賊以數萬眾西追車駕而不言追不及又請車駕

不言為誰所拒而還諸書皆無之今不取請車駕

留鳳翔上曰朕不欲密邇巨寇且幸興元徵兵以圖

收復卿東扞賊鋒西撫諸蕃糾合鄰道勉建大勲畋

曰道路梗澁奏報難通請得便宜從事許之戊子上

至壻水九域志洋州興道縣有壻水壻相傳云仙人

唐公叻盡室升天其壻不得偕升遂以名水

誣詔牛勗楊師立陳敬瑄論以京城不守且幸興元

若賊勢猶盛將幸成都宜豫為備擬庚寅黃巢殺唐

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辛卯巢始入宮壬辰巢即皇

帝位于含元殿畫皐繒為袞衣擊戰鼓數百以代金

石之樂登丹鳳樓下赦書國號大齊改元金統謂廣

慘哉十六
宅亦非良
法也

著側

考異曰實錄巢

為皇

后今從

以尚讓為太尉兼中書令趙璋兼侍中崔瑒

通鑑卷之三十四

唐紀三十一

僖宗

八

楊希古並同平章事孟楷蓋洪為左右僕射知左右

軍事蓋古蓋翻黃巢自以其軍分左右耳費傳古為樞密使費父沸以

太常博士皮日休為翰林學士陸游老學菴筆記曰

疑 與王慶同

黃巢為翰林學士巢敗被誅今唐書取其事按尹師

魯作大理寺丞皮子良墓誌稱曾祖日休避廣明之

難徙籍會稽依錢氏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祖光

業為吳越丞相父璨為元帥府判官三世皆以文雄

也小說據此則日休未嘗陷黃巢為其翰林學士被誅

非欺後 珍邠之子也崔邠邠之兄也德宗朝為右補

世者 時罷浙東觀察使在長安巢得而相之珍之在浙

孫 巢信使往來又諸葛爽以代北行營兵屯櫟陽黃巢

將碭山朱温屯東渭橋碭山在漢碭縣界後魏置安

巢信使往來又為之表奏朝廷 諸葛爽以代北行營兵屯櫟陽黃巢

東南九十里碭徒郎翻朱温始此 巢使温誘說之

蕭縣劉崇家崇數笞辱之按五代史温凶悍無賴崇

責之獨崇母憐之時時自為飾沐戒家人 崇母獨憐

之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汝曹善遇之朱温 巢以

諸葛爽為河陽節度使爽赴鎮羅元杲發兵拒之士

卒皆弃甲迎爽元杲逃奔行在 鄭畋還鳳翔召將

佐議拒賊皆曰賊勢方熾宜且從容以俟兵集從千

從容舒徐不迫之 乃圖收復畋曰諸君勸畋臣賊乎

因悶絕仆地斃傷其面鄭畋以將佐怠於勤王忠憤

之氣一時鬱勃至於悶絕而

宋太祖未温

將碭山朱温屯東渭橋碭山在漢碭縣界後魏置安

巢信使往來又為之表奏朝廷 諸葛爽以代北行營兵屯櫟陽黃巢

東南九十里碭徒郎翻朱温始此 巢使温誘說之

蕭縣劉崇家崇數笞辱之按五代史温凶悍無賴崇

責之獨崇母憐之時時自為飾沐戒家人 崇母獨憐

之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汝曹善遇之朱温 巢以

諸葛爽為河陽節度使爽赴鎮羅元杲發兵拒之士

卒皆弃甲迎爽元杲逃奔行在 鄭畋還鳳翔召將

佐議拒賊皆曰賊勢方熾宜且從容以俟兵集從千

從容舒徐不迫之 乃圖收復畋曰諸君勸畋臣賊乎

因悶絕仆地斃傷其面鄭畋以將佐怠於勤王忠憤

之氣一時鬱勃至於悶絕而

崇母

將畋

通鑑卷二百五十五 唐紀七十一 僖宗 九

僵仆於地故楚傷其面斃則救翻斃也自午至明且尚未能言會巢使

者以赦書至監軍袁敬柔與將佐序立宣示代收草

表署名以謝巢監軍與巢使者宴樂奏將佐以下皆

哭使者怪之幕客孫儲曰以相公風痺不能來故悲

耳痺必至翻民間聞者無不泣收聞之曰吾固知人心尚

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乃刺指血為表遣所親聞道

詣行在刺七亦翻下同間古覓翻召將佐諭以逆順皆聽命復刺

血與盟復扶又翻然後完城塹繕器械訓士卒密約鄰道

合兵討賊鄰道皆許諾發兵會於鳳翔時禁兵分鎮

關中者尚數萬禁兵分鎮關中即神策八鎮兵也聞天子幸蜀無所

歸收使人招之皆往從收收分財以結其心軍勢大

振丁酉車駕至興元詔諸道各出全軍收復京師

悉所統之軍皆行謂之全軍已亥黃巢下令百官詣趙璋第投

名銜者復其官名銜顯官位姓名也豆盧瑑崔沆及左僕射于

琮右僕射劉鄴太子少師裴諗御史中丞趙濛刑部

侍郎李溥京兆尹李湯扈從不及匿民間巢搜獲皆

殺之廣德公主曰我唐室之女誓與于僕射俱死執

賊刃不置賊并殺之發盧攜尸戮之於市將作監鄭

綦庫部郎中鄭係義不臣賊舉家自殺唐屢更喪亂至于廣明舉

家殉國猶不乏人恩義有結之素也左金吾大將軍張直方雖臣於巢

通監

孫儲

豆盧等死

廣德公主鄭綦鄭係死節

張直方收行

李康

三處存

王重榮改行

重榮與處存合兵

多納亡命匿公卿於複壁巢殺之 初樞密使楊復

恭薦處士河間張濬拜太常博士 處昌 遷度支負外

郎黃巢逼潼關濬避亂商山上幸興元道中無供頓

漢陰令李康以騾負糗糧數百馱獻之 漢陰漢中安陽縣地晉武

帝改爲安康縣唐至德二載更名漢陰縣屬金州九

城志在州西北一百六十五里馱徒何翻以驢馬負物爲馱唐通馱每馱一百斤 從行軍士始得食上問康卿爲縣令

何能如是對曰臣不及此乃張濬負外教臣上召濬

請行在拜兵部郎中 唐諸司郎中從五品上員外郎從六品上 義武節

度使王處存聞長安失守號哭累日 號戶 不俟詔命

舉軍入援遣二千人間道詣興元衛車駕 黃巢遣

使調發河中 調從 前後數百人吏民不勝其苦 勝音

王重榮謂衆曰始吾屈節以紓軍府之患 屈節謂臣賊也紓商

居翻 今調財不已又將徵兵吾亡無日矣不如發兵

拒之衆皆以爲然乃悉驅巢使者殺之巢遣其將朱

溫自同州弟黃鄴自華州合兵擊河中重榮與戰大

破之獲糧仗四十餘船遣使與王處存結盟引兵營

於渭北 考異曰舊王處存傳曰時李都守河中降賊會王重榮斬僞使通使於處存乃同盟誓

營於渭北時巢賊僭號天下藩鎮多受其僞命惟鄭

畋守鳳翔鄭從黨守太原處存王重榮首倡義舉俄

而鄭畋破賊前鋒王鐸自行在至故諸鎮翻然改圖

以出勤王之師按鐸中和二年始至於時未也王重榮傳曰初重榮爲河中馬步都虞侯巢賊據長安蒲帥李都不能拒稱臣於賊賊僞授重榮節度副使重

榮以賊徵求無已欲拒之都曰吾兵微力寡絕之立見其患願以節鉞假公翌日都歸行在重榮知留後事乃斬賊使求援鄰藩北夢瑣言曰重榮始為牙將黃巢犯闕元戎李都奉偽畏重榮附者多因薦為副使一日忽謂都曰令公助賊陷一邦於不忠而又日加箕歛眾口紛紜倏忽變生何以過也遽命斬其偽使都無以對因以軍印授重榮而去及都至行在朝廷又以前京兆尹竇滂間道至河中代都重榮迎之滂前為京兆尹有慘酷之名時謂之絜豐及至翌日進軍校于庭謂曰天子命重臣作鎮將遏賊衝安可輕議斥遂令非門出去且為惡者必一兩人而已爾等可言之滂不知軍眾皆重榮之親黨也眾皆不對重榮乃屏肅佩劍歷階而上謂滂曰為惡者非我而誰遂召滂之僕史控馬及塔請依李都前例乃云速去滂不敢仰視躍馬復由北門而出新傳取之按十一月辛亥朔重榮已作亂掠坊市辛酉以重榮為留後都為太子少傅則都已去河中矣及黃巢犯闕都何嘗奉偽亦未嘗聞以滂代都今不取

敬瑄聞車駕出幸遣步騎三千奉迎表請幸成都時從兵浸多興元儲侍不豐侍文里翻田令孜亦勸上上從

之

中和元年是年七月方改元春正月車駕發興元加牛勛同

平章事陳敬瑄以扈從之人驕縱難制從才用翻有內園

小兒先至成都唐時給役於坊廡及內園者皆謂之小兒遊於行宮笑曰

人言西川是蠻今日觀之亦不惡敬瑄執而杖殺之

考異曰新傳曰敬瑄殺五十人尸諸衢錦里耆舊傳曰有內園小兒三箇連手行逸行宮數內一人笑云云巡者亂打執之敬瑄咄曰今日且欲棒殺汝三

五十輩必不令錯按三五十輩者敬瑄語也非實殺新傳誤由是眾皆肅然敬瑄迎謁於鹿頭關辛未

上至綿州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謁見東川治梓州北至綿州一百六

十八里見 壬申以工部侍郎判度支蕭邁同平章事

唐弘夫 程宗楚

鄭畋約前朔方節度使唐弘夫涇原節度使程宗

楚同討黃巢巢遣其將王暉齋詔畋畋斬之遣其

子凝績詣行在凝績追及上於漢州自綿州西南至漢州一百九十里館於府舍古館

丁丑車駕至成都自漢州西南至成都八十五里上遣使趣高駢討黃巢趣讀曰促道路相

望駢終不出兵上至蜀猶冀駢立功詔駢巡內刺史

及諸將有功者自監察至常侍聽以墨勅除訖奏聞

裴澈自賊中奔詣行在時百官未集乏人草制右

拾遺樂朋龜謁田令孜而拜之由是擢為翰林學士

張濬先亦拜令孜令孜嘗召宰相及朝貴飲酒朝直遙翻

濬耻於眾中拜令孜乃先謁令孜謝酒及賓客畢集

令孜言曰令孜與張郎中清濁異流嘗蒙中外中外謂與

之相表裏既慮玷辱何憚改更更工衡翻今日於隱處謝酒則

又不可濬慙懼無所容 二月乙卯朔以太子少師

王鐸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丙申加鄭畋

同平章事 加淮南節度使高駢東面都統加河東

節度使鄭從讜兼侍中依前行營招討使代北監軍

陳景思考異曰實錄作景斯今從薛居正五代史帥沙陀酋長李友金

及薩葛安慶吐谷渾諸部入援京師帥讀曰率酋慈由翻長知兩翻

通鑑卷二百五十四 唐紀七十 倍宗

無耻

至絳州將濟河絳州刺史瞿稹亦沙陀也瞿權

葛翻謂景思曰賊勢方盛未可輕進不若且還代北

募兵遂與景思俱還雁門以樞密使楊復光為京

西南面行營都監黃巢以朱溫為東南面行營都

虞侯將兵攻鄧州三月辛亥陷之執刺史趙戒因戍

鄧州以扼荆襄九城志鄧州南至襄州一百八十里襄州南至荊州四百五十七里

壬子加陳敬瑄同平章事甲寅敬瑄奏遣左黃頭軍

使李鋌將兵擊黃巢西川黃頭軍崔安潛所置也事始見上卷乾符六年鋌時延翻

辛酉以鄭畋為京城四面諸軍行營都統賜畋詔

凡蕃漢將士赴難有功者難乃並聽以墨勅除官畋

奏以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為副都統前朔方節度使

唐弘夫為行軍司馬黃巢遣其將尚讓王播帥眾五

萬寇鳳翔王播新書作王璠畋使弘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數

千多張旗幟踈陳於高岡陳讀曰陣賊以畋書生輕之鼓

行而前無復行伍行伍伏發賊大敗於龍尾陂新舊皆

作龍尾陂惟舊紀作陂鳳翔府岐山縣唐初治張斬

首二萬餘級伏尸數十里有書尚書省門為詩以

嘲賊者尚讓怒應在省官及門卒悉扶目倒懸之扶

決大索城中能為詩者索山盡殺之識字者給賤役

凡殺三千餘人瞿稹李友金至代州募兵踰旬得

通鑑卷三百五十四 唐紀七十一

三萬人皆北代州崞縣之方雜胡屯於崞西西也崞音郭獷悍暴

橫獷古猛翻悍下罕翻又侯幹翻橫戶孟翻

陳景思曰說式金雖有衆數萬苟無威信之將以統

之終無成功吾兄司徒父子勇略過人爲衆所服驃

騎誠奏天子赦其罪召以爲帥李國昌以平龐勛功

武散階極品唐自高力士以來檢校司徒驃騎唐制

應狂賊不足平也景思以爲然遣使詣行在言之詔

如所請友金以五百騎齎詔詣達靺迎之李克用入

卷廣明 李克用帥達靺諸部萬人赴之考異曰實

元年 詔入達靺召李克用軍屯蔚州克用因大掠雁門以

諸部五千騎南赴京師友金即武皇之族父也中和

元年二月友金軍至絳州將度河刺史瞿稹謂景思

曰巢賊方盛不如且還代北徐圖利害四月友金旋

軍雁門瞿稹至代州半月之間募兵三萬營於崞縣

之西其軍皆北邊五部之衆不開軍法瞿稹李友金

不能制友金謂景思云云景思然之促奏行在天子

乃以武皇爲雁門節度使仍令以本軍討賊李友金

發五百騎齎詔召武皇於達靺武皇即帥達靺諸部

萬人趨雁門按景思請赦國昌父子而克用至者蓋

國昌已老獨使克用來耳是歲克用但攻掠太原又

昭忻代二州明年十二月始自忻代留後除雁門節

度使蓋此際止赦其罪復爲大同防禦使乃昭忻代

自稱留後朝廷再召之始除雁門薛史誤也新表中

和二年以河東忻代二州隸雁門節度更大同節度

爲雁門節度治 羣臣追從車駕者稍集成都南北

司朝者近二百人朝直遙翻諸道及四夷貢獻不絕

蜀中府庫充實與京師無異賞賜不乏士卒欣悅

王徽守節

黃巢得王徽逼以官徽陽瘖不從月餘逃奔河中遣

人聞道奉絹表詣行在開古詔以徽為兵部尚書

前夏綏節度使諸葛爽復自河陽奉表自歸去年黃

拓跋思恭

諸葛爽即以為河陽節度使宥州刺史拓跋思恭

開元十六年以六胡州殘人置宥州乾元元年理經

拓跋強盛之始

異曰歐陽修五代史作拓跋思恭實錄天復二年九月武

定軍節度使李思敬以城降王建思敬本姓拓跋鄭

以思敬為保大節度使又徙武定軍新唐書

黨項傳曰思恭為定難節度使卒弟思諫代為節度

思孝為保大節度以老薦弟思徽為保大留後俄為

李孝昌

賜國姓故更姓李修本黨項羌也新書黨項以姓別

齊克儉

討賊夏戶雅翻奉天鎮使齊克儉遣使詣鄭畋求自

即顏真卿之蠟書

效甲子畋傳檄天下藩鎮合兵討賊時天子在蜀詔

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應

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復扶夏四月戊寅朔加王

鐸兼侍中以拓跋思恭權知夏綏節度使為拓跋

通塞鎮將朱玫起兵誅之政莫讓別將李重古為節

度使自將兵討巢是時唐弘夫屯渭北王重榮屯沙

苑王處存屯渭橋拓跋思恭屯武功鄭畋屯盩厔弘

李重古

唐紀七十一 僖宗 六

惜哉失此一時

是時猶爭功那能成事

宗楚弘夫死戰

通鑑卷之三十四

唐紀一

七

夫乘龍尾之捷進薄長安壬午黃巢帥眾東走程宗

楚先自延秋門入長安苑城有門西弘夫繼至處存

帥銳卒五千夜入城帥讀曰坊市民喜爭謹呼出迎

官軍謹讀曰或以瓦礫擊賊礫很或拾箭以供官軍宗

楚等恐諸將分其功不報鳳翔鄜夏句軍士釋兵入

第舍掠金帛妓妾妓渠處存令軍士繫白帶為號帶

趨翻坊市少年或竊其號以掠人賊露宿

相繼引兵還襲之自諸門分入大戰長安中宗楚弘

夫死考異曰舊紀傳新傳皆云弘夫敗在二年六月

詳今從之軍士重負不能走是以甚敗死者什八九

處存收餘眾還營丁亥巢復入長安怒民之助官軍

縱兵屠殺流血成川謂之洗城於是諸軍皆退賊勢

愈熾賊所署同州刺史王溥華州刺史喬謙商州刺

史宋巖聞巢奔長安皆率眾奔鄧州朱溫斬溥謙釋

巖使還商州庚寅拓跋思恭李孝昌與賊戰於王

橋不利詔以河中留後王重榮為節度使賊眾

上黃巢尊號曰承天應運啓聖睿文宣武皇帝有

雙雉集廣陵府舍占者以為野鳥來集城邑將空之

兆高駢惡之惡鳥乃移檄四方云將入討黃巢悉發

通鑑卷之三十四

唐紀一

七

巡內兵八萬舟二千艘旌旗甲兵甚盛五月乙未出

屯東塘東塘在今揚州城東即今灣頭至宜陵一帶塘岸也艘蘇遭考異曰妖亂志曰自五月十二日出東塘至九月六日歸府九十餘日穰雉

離之變也按五月十二日至九月六日乃是一百六十三日非九十諸將數請行期數所駢託風濤為阻

或云時日不利竟不發李克用牒河東稱奉詔將

兵五萬討黃巢令具頓遞緣道設酒食以供軍鄭從

謹閉城以備之克用屯於汾東從謹犒勞犒口到翻

給其資糧累日不發克用自至城下大呼呼火到翻求與

從謹相見從謹登城謝之癸亥復求發軍賞給復扶

從謹以錢千緡米千斛遺之遺唯甲子克用縱沙陀

剽掠居民剽匹城中大駭從謹求救於振武節度使

契苾璋契欺璋引突厥吐谷渾救之破沙陀兩寨克

用追戰至晉陽城南璋引兵入城沙陀掠陽曲榆次

而戰黃巢之克長安也忠武節度使周岌降之去

十一月授周岌忠武節度使岌嘗夜宴急召監軍楊復光

十二月而黃巢克長安先是以楊復光為忠武監軍屯鄧州扼賊右衝巢既

陷長安遣朱溫屯鄧州復光遂至許州依周岌故召

之夜左右曰周公臣賊將不利於內侍不可往唐內

以內侍監為之長內侍復光曰事已如此義不圖全

即詣之酒酣岌言及本朝朝直復光泣下良久曰丈

夫所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為公侯奈何捨十八葉

通鑑卷之三十四 唐紀三十一 僖宗

從謹失處

契苾璋

天子而臣賊乎。自高祖至僖宗十八世 岌亦流涕曰吾不能獨

拒賊。故貌奉而心圖之。今日召公。正為此耳。為于偽翻 因

瀝酒為盟。史昭曰以酒滴瀝也 是夕復光遣其養子守亮殺賊

使者於驛時秦宗權據蔡州不從岌命復光將忠武

兵三千詣蔡州說宗權同舉兵討巢。說式芮翻 宗權遣其

將王淑將兵三千從復光擊鄧州逗留不進復光斬

之併其軍分忠武八千人為八都遣牙將鹿晏弘晉

暉王建韓建張造李師恭龐從等八人將之。考異曰劉恕

十國紀年上云八都而下止有王建等八人姓名諸書不可考故也王建始此 王建舞陽

人韓建長社人晏弘暉造師恭皆許州人也復光帥

八都與朱溫戰敗之。帥讀曰率敗補邁翻 遂克鄧州逐北至藍

橋而還。藍橋在藍田關南還從宣翻又如字 昭義節度使高潯會王

重榮攻華州克之。六月戊戌以鄭畋為司空兼門

下侍郎同平章事都統如故。李克用遇大雨引兵

北還陷忻代二州因留居代州。考異曰唐未見聞

軍却回收却忻代州太祖紀年錄遇大雨六月二十三日班師雁門薛居正五代史與紀年錄同按忻代

先屬河東中和二年始割隸雁門今從見聞錄實錄 鄭從讜遣教練使論安等

軍百井以備之。邠寧節度副使朱玫屯興平。興平縣在

長安西八十五里余靖曰周文丘今之興平 黃巢將王播圍興平玫退屯

奉天及龍尾陂。西川黃頭軍使李鋌將萬人鞏咸

將五千人

鞏姓也周卿士鞏簡公晉大夫鞏朔

屯興平為二寨與黃巢

戰屢捷陳敬瑄遣神機營使高仁厚將二千人益之

神機營亦崔安潛置事見上卷乾符六年

秋七月丁巳改元赦天下

和 庚申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韋昭度同平

章事 論安自百井擅還鄭從讜不解鞞衫斬之滅

其族 鞞與鞞同考異曰唐未見聞錄六月三十日沙陀收却忻代州使司差教練使論安軍使王

蟾高弁回鶻吐蕃等軍於百井下寨守禦當月內論安等拔寨却迴到府按當月內即三十日也一日之中不容有爾許事必非也又曰至七月十四日相公

排飯大將等於坐上把起論安不脫鞞於毬場內處置族滅其家又差都頭溫漢臣將兵依前於百井下寨當月契苾尚書領兵馬却歸振武今從之

更 遣都頭溫漢臣將兵屯百井契苾璋引兵還振武

初車駕至成都蜀軍賞錢人三緡田令孜為行在都

指揮處置使每四方貢金帛輒頒賜從駕諸軍無虛

月不復及蜀軍 復扶 蜀軍頗有怨言丙寅令孜宴土

客都頭 土軍蜀軍客軍從駕諸軍唐之中世以諸軍總帥為都頭至其後也一部之軍謂之一都

其部帥呼為都頭 以金杯行酒因賜之諸都頭皆拜而受西

川黃頭軍使郭琪獨不受起言曰諸將月受俸料豐

瞻有餘常思難報豈敢無厭 俸扶用翻厭於鹽翻 顧蜀軍與諸

軍同宿衛而賞賚懸殊頗有缺望 缺古亢翻怨望 恐萬一致

變願軍容減諸將之賜以均蜀軍使土客如一則上

下幸甚令孜默然有間曰 間如 汝嘗有何功對曰琪

字 汝嘗有何功對曰琪

生長山東

長知兩翻

征戍邊鄙嘗與党項十七戰契丹十

餘戰

契欺訖翻

金創滿身

創初良翻

又嘗征吐谷渾傷脇腸出

線縫復戰

復扶又翻

令孜乃自酌酒於別樽以賜琪琪知

其毒不得已再拜飲之歸殺一婢吮其血以解毒吐

黑汁數升

吮如亮翻吐上故翻

遂帥所部作亂

帥讀日率

丁卯焚掠

坊市令孜奉天子保東城閉門登樓命諸軍擊之琪

引兵還營陳敬瑄命都押牙安金山將兵攻之琪夜

突圍出奔廣都

隋改廣都縣為雙流縣唐龍朔二年復分雙流置廣都縣屬成都府九域

志在府西四十五里

從兵皆潰

從才用翻

獨廳吏一人從息於江岸

琪謂廳吏曰陳公知吾無罪然軍府驚擾不可以莫

之安也汝事吾能始終今有以報汝汝齋吾印劔詣

陳公曰郭琪走度江我以劔擊之墜水尸隨湍流下

矣得其印劔以獻陳公必據汝所言榜懸印劔於市

以安眾汝當獲厚賞吾家亦保無恙吾自此適廣陵

歸高公

言欲奔揚州歸高駘也

後數日汝可密以語吾家也

牛語

遂解印劔授之而逸廳吏以獻敬瑄果免琪家上

日夕專與宦者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踈薄

處昌呂翻

為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

治直吏翻

多難之時中外尤

當一體

難乃且翻

去冬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僕

孟昭圖

通鑑卷二百五十四

唐紀七十一

唐紀七十一

三

射以下。悉為賊所屠。謂豆盧象崔沆及于時等也。獨北司平善。况

今朝臣至者。皆冒死崎嶇。遠奉君親。所宜自茲同休

等戚。伏見前夕黃頭軍作亂。陛下獨與令孜敬瑄及

諸內臣閉城登樓。並不召王鐸已下。及收朝臣入城。

翌日又不對宰相。又不宣慰朝臣。翌日明也。臣備位諫

官。至今未知聖躬安否。况踈冗乎。冗而隴也。儻羣臣不

顧君上。罪固當誅。若陛下不恤羣臣。於義安在。夫天

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

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

未必盡無用。豈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

人如此。恐收復之期。尚勞聖慮。尸祿之士。得以宴安。

臣躬被寵榮。被皮義翻。職在裨益。雖遂事不諫。而來者可

追。二語皆本之論語。疏入。令孜屏不奏。屏必翻。辛未。矯詔貶昭

圖嘉州司戶。遣人沉於墓。順津。墓順山在眉州眉山東七里山狀如墓順

因名山臨江津今有聞者氣塞而莫敢言。天子殺諫

孟拾遺祠墓謨加翻其國以闢官而專殺諫臣。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此不

特害于而國實亦凶于而身是以唐未亡而令孜之身先亡也。

塞悉則翻鄜延節度使李孝昌。權夏州節度使拓

跋思恭。屯東渭橋。黃巢遣朱溫拒之。以義武節度使

王處存為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以鄧寧節度副使朱

玫為節度使。八月己丑。夜星交流如織。或大如杯

昭圖死節

惋至丁酉乃止 武寧節度使支詳按新書方鎮表

年復徐州節鎮賜彌感化軍自此迄於天復未嘗復

武寧舊額以下文以感化留後時溥為節度使證之

當作感化遣牙將時溥陳璠將兵五千入關討黃巢

璠字二人皆詳所獎拔也溥至東都矯稱詳命召師

還與璠合兵屠河陰掠鄭州而東及彭城詳迎勞犒

賞甚厚璠音番勞溥遣所親說詳曰說式衆心見迫

請公解印以相授詳不能制出居大彭館溥自知留

務璠謂溥曰支僕射有惠於徐人不殺必成後悔溥

不許送詳歸朝朝在璠伏甲於七里亭亭去彭城并

其家屬殺之詔以溥為武寧留後溥表璠為宿州刺

史璠到官貪虐溥以都將張友代還殺之 楊復光

奏升蔡州為奉國軍以秦宗權為防禦使壽州屠者

王緒與妹夫劉行全聚衆五百盜據本州月餘復陷

光州復扶又自稱將軍有衆萬餘人秦宗權表為光

州刺史固始縣佐王潮世率以縣丞為縣佐唐制諸

倉佐司戶佐司兵佐司法佐司士佐皆縣佐也路及

振九國志王潮少為縣佐史或者傳寫逸史字歟

弟審邽審知皆以材氣知名緒以潮為軍正使典資

糧閱士卒信用之王潮兄弟始此高潯與黃巢將

李詳戰于石橋石橋即晉將王潯敗奔河中詳乘勝

復取華州是年五月高巢以詳為華州刺史以權

潯克華州

通鑑卷三百五十四 唐紀十一 僖宗

支詳死亂

王潮

忠懿王

知夏綏節度使拓跋思恭為節度使 宗正少卿嗣

曹王龜年自南詔還驃信上表欵附請悉遵詔旨

使南詔見上卷廣明元年六月十一時掌翻 李孝昌拓跋思恭與尚讓朱

溫戰于東渭橋不利引去 史言諸鎮之勤王者皆以師老遷延引退。 初

高駢與鎮海節度使周寶俱出神策軍駢以兄事實

及駢先貴有功浸輕之既而封壤相鄰數爭細故遂

有隙 淮南與鎮海軍鄰壤止駢檄寶入援京師寶治

舟師以俟之 治有翻 怪其久不行訪諸幕客或曰高公

幸朝廷多故有并吞江東之志聲云入援其實未必

非圖我也宜為備寶未之信使人覘駢殊無北上意

覘丑廉翻上時掌翻自淮南而北向勤王為北上 會駢使人約寶面會瓜洲

議軍事寶遂以言者為然辭疾不往且謂使者曰吾

非李康高公復欲作家門功勳以欺朝廷邪 高崇文斬李康

事見二百三十七卷 駢怒復遣使責寶何敢輕侮大

臣 復扶又翻 寶詬之曰彼此夾江為節度使汝為大臣我

豈坊門卒邪 詬古候翻又許候翻寶自言與駢等夾非有貴賤之異也長安城中百坊坊皆

有垣有門門皆有守卒 由是遂為深仇駢留東塘百餘日詔屢

趣之 趣讀曰促 駢上表託以寶及浙東觀察使劉漢宏將

為後患辛亥復罷兵還府其實無赴難心但欲襁雉

集之異耳 難乃旦翻襁如羊翻厭除也 高駢召石鏡鎮將董昌

唐宗

英雄

至廣陵欲與之俱擊黃巢昌將錢鏐說昌曰說式觀昌從

高公無討賊心不若以打禦鄉里為辭而去之昌從

之駢聽昌還會杭州刺史路審中將之官行至嘉興

嘉興漢由拳縣吳改名唐屬昌自石鏡引兵入杭州

蘇州在州西南百四十里 審中懼而還昌自稱杭州都押牙知州事遣將吏請

於周寶寶不能制表為杭州刺史 臨海賊杜雄陷

台州 辛酉立皇子震為建王 昭義十將成麟殺

高潯 成麟因高潯石橋敗退而殺之 引兵還據潞州天井關戍將孟

方立起兵攻麟殺之 考異曰實錄澤潞牙將劉廣

帥成卒攻廣殺之自稱留後仍移軍額於邢州初高

潯援京師廣帥帥至陽平謀為亂不行還據潞州自

稱留後用法嚴酷三軍畏之方立乘虛襲殺焉又曰

昭義節度使高潯為端州刺史中和三年實錄又

曰初孟方立殺高潯自立薛居正五代史方立傳曰

中和二年為澤州天井關戍將時黃巢犯關輔州郡

易帥有同博奕先是沈詢高湜相繼為昭義節度

於軍政及有歸秦劉廣之亂方立見潞帥交代之

乘其無備率戍兵徑入潞州自稱留後新紀八月昭

義軍節度使高潯及黃巢戰於石橋敗績十將成麟

殺潯入于潞州九月已巳昭義軍戍將孟方立殺成

麟自稱留後方立傳惟以成麟為成鄰餘如新紀按

乾符二年實錄十月昭義軍亂逐節度使高湜

通鑑卷二百五十四

唐紀七十一

七

云殺薄自相違新紀傳皆云成麟殺薄方方立汧州

人也忠武監軍楊復光屯武功永嘉賊朱褒陷

溫州宋白曰溫州永嘉郡漢會稽郡之東境後漢永和四年置永嘉縣晉明帝立永嘉郡尋屬永嘉

郡隋平陳廢郡唐武憲六年置東嘉州貞觀元年廢

州以縣屬括州上元二年分括州之永嘉安固二縣

置溫州以溫嶠嶺為名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將本軍屯興平

時鳳翔倉庫虛竭犒賞稍薄糧饋不繼昌言知府中

兵少因激怒其眾冬十月引軍還襲府城鄭畋登城

與士卒言其眾皆下馬羅拜曰相公誠無負我曹畋

曰行軍苟能戢兵愛人為國滅賊亦可以順守矣遂

為逆取討賊以取旌節乃以留務委之即日西赴行在

天平節度使南面招討使曹全最與賊戰死軍中

立其兄子存實為留後十一月乙巳孟楷朱溫襲

鄭畋至鳳州自鳳翔西至鳳州三百九十五里累表辭位詔以畋

為太子少傅分司以李昌言為鳳翔節度行營招討

使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裴澈為鄂岳觀察使

加鎮海節度使周寶同平章事遂昌賊盧約陷處

州吳孫權赤烏二年分太末立平昌縣晉武帝改曰遂昌唐武德八年併入松陽景雲元年復置遂昌

縣屬處州九域志在州西二百四十里按溫處二州

本晉永嘉一郡之地隋為括州永嘉郡唐武德置括

州又分置東嘉州始分為二州東嘉州十二月江

通鑑卷三百五十五

唐紀七十一

僖宗

三

定變于倉
皇非有望
者不能

戰
曲金其之

西將閔昺戊湖南還過潭州逐觀察使李裕自為留

後考異曰實錄新傳作閔以感化留後時溥為

節度使賜夏州獠定難軍難乃初高駢鎮荆南

乾符五年補武陵蠻雷滿為牙將領蠻軍從駢至淮

南逃歸聚眾千人襲朗州殺刺史崔翥翥章詔以滿

為朗州留後歲中率三四引兵寇荆南入其郭焚掠

而去大為荆人之患陬溪人周岳嘗與滿獵爭肉而

鬪欲殺滿不果陬溪當在武陵聞滿據朗州亦聚眾

襲衡州逐刺史徐顥詔以岳為衡州刺史石門蠻向

環亦集夷獠數千攻陷澧州殺刺史呂自牧自稱刺

史史分零陽縣置天門郡隋廢為石門縣王鐸以

高駢為諸道都統無心討賊自以身為首相發憤請

行懇款流涕至於再三上許之懇款懇誠也

二年春正月辛亥以王鐸兼中書令充諸道行營都

都統考異曰舊紀中和元年七月鐸為都統十二

年唐年補錄元年十一月乙巳制以鐸為都統十二

月乙亥鐸屯蓋屋續寶運錄元年八月鐸拜天下都

統唐補紀中和元年四月高駢帥師駐泊東塘自五

月出府九月却歸朝廷即以鐸統諸道兵馬收復長

安鐸為都統諸書年月不同如此新紀二年正月辛

亥王鐸為諸道行營都統高駢罷都統據寶錄四

月答高駢詔罷都統當在此年今從實錄新紀舊

駢傳云僖宗知駢無赴難意乃以鐸為京城四面諸

道行營兵馬都統韋昭度領江淮鹽鐵轉運使駢既

出將不加
辭相

失兵柄又落利權攘袂大詬累上章自訴語詞不遜

僖宗

三

按駢罷都統依前為諸道鹽鐵轉運使五月方罷其
夢頌言曰王鐸初鎮荆南黃巢入寇望風而遁他日
將兵潼關黃巢令人傳語云相公儒生且非我敵無
汚我鋒刃自取敗亡也後到成都行朝拜諸道都統
所以高駢上表日之為敗軍之將也按鐸自荆南喪
師貶官未嘗將兵潼關皮光業見開錄為都統在此
年二月亦誤又舊紀傳新傳鐸正為都都統新紀作
都統實錄初除及罷時皆為都統中間多云都都統
又西門思恭為都都監按此時諸將權知義成節度
為都都統者甚多疑鐸為都都統是也

使俟罷兵復還政府高駢但領鹽鐵轉運使罷其都
 統及諸使聽王鐸自辟將佐以太子少師崔安潛為
 副都統辛未以周岌王重榮為都都統左右司馬諸
 葛爽及宣武節度使康實為左右先鋒使時溥為催
 遣綱運租賦防遏使綱運自江淮來者皆山徐以右

神策觀軍容使西門思恭為諸道行營都都監又以
 王處存李孝昌拓跋思恭為京城東北西面都統以
 楊復光為南面行營都監使又以中書舍人鄭昌圖
 為義成節度行軍司馬給事中鄭畷為判官直弘文
 館王搏為推官畷祖峻翻搏徒官翻司勳員外郎裴贄為掌書

記昌圖從讜之從祖兄弟峻畷之弟搏璵之曾孫王璵
以祠禱歷事贄坦之子也裴坦見二百五十一又以
玄肅見前紀陝虢觀察使王重盈為東面都供軍使重盈重榮之
 兄也陝失冉翻重直龍翻黃巢以朱温為同州刺史令温自
 取之二月同州刺史米誠奔河中温遂據之為朱温以同州



歸國張本 已卯以太子少傅分司鄭畋為司空兼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召詣行在。軍務一以諮之。以王鐸判

戶部事。朱溫寇河中王重榮擊敗之敗補以李昌

言為京城西面都統朱玫為河南都統朱玫時鎮邠

東統河南諸鎮。此河南蓋自龍門涇原節度使胡

公素夢軍中請命於都統王鐸承制以大將張鈞為

留後。李克用寇蔚州蔚紆三月振武節度使契苾

璋奏與天德大同共討克用詔鄭從讜與相知應接

陳敬瑄多遣人歷縣鎮訶事訶謂之尋事

人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鎮時蓋置鎮於資

鎮將謝弘讓邀之不至自疑有罪夜亡入羣盜中明

且二人去弘讓實無罪也捕盜使楊遷誘弘讓出首

而執以送使首式又翻下同送使送之云討擊擒獲

以求功敬瑄不之問杖弘讓脊二十釘於西城二七

日煎油潑之又以膠麻掣其瘡釘丁定翻二十七十四

列備極慘酷見者寃之又有邛州牙官阡能邛渠容

異曰張彭錦里者舊傳作千能句延慶錦里者舊傳

作阡能續寶運錄作阡能實錄新傳作阡能按北夢

命為盜楊遷復誘之復扶能方出首聞弘讓之寃大

罵楊遷發憤為盜驅掠良民不從者舉家殺之踰月
衆至萬人立部伍署職級

職級謂牙前將吏自押牙
孔日官而下分職各有等

橫行邛雅二州間攻陷城邑所過塗地先是蜀中

少盜賊先悉薦翻自是紛紛競起州縣不能制敬瑄

遣牙將楊行遷將三千人胡洪略莫匡時各將二千

人以討之 以右神策將軍齊克儉為左右神策內

外八鎮兼博野奉天節度使 賜鄜坊軍號保大郵

夫 夏四月甲午加陳敬瑄兼侍中 赫連鐸李可

舉與李克用戰不利 初高駢好神仙好呼有方士

呂用之坐妖黨亡命歸駢駢厚待之補以軍職妖於

用之鄱陽茶商之子也鄱陽漢古縣唐鄱陽縣
州古縣在今縣東界久客廣

陵熟其人情爐鼎之暇爐鼎所以鍊金石化
丹砂為金銀之類頗言公

私利病故駢愈竒之稍加信任駢舊將梁纘陳琪馮

綬董瑾俞公楚姚歸禮素為駢所厚用之欲專權浸

以計去之駢遂奪纘兵族琪家綬瑾公楚歸禮咸見

疎用之又引其黨張守一諸葛殷共蠱惑駢守一本

滄景村民去羌呂翻張守一
蓋居滄景二州間以術干駢無所遇窮困

甚用之謂曰但與吾同心勿憂不富貴遂薦於駢駢

寵待埒於用之埒龍輟
翻等也殷始自鄱陽來用之先言於

駢曰玉皇以公職事繁重輟左右尊神一人佐公為

駢始立戰
功實未見
敵而宰相
不知人以
國付之可
嘆

高駢如此
作為非婦
久身難不

理公善遇之欲其久留亦可縻以人間重職明日殷

謁見詭辯風生駢以為神補鹽鐵劇職駢嚴潔甥姪

輩未嘗得接坐殷病風疽史炤曰疽干余切又子與切并病一本從产從旦音

多但翻又音搔捫不替手膿血滿爪駢獨與之同席

促膝傳杯器而食左右以為言駢曰神仙以此試人

耳駢有畜犬捨爬也捫摸也替廢也畜吁玉翻聞其腥穢多來近之

近其駢怪之殷笑曰殷嘗於玉皇前見之道家謂天帝為玉皇

帝別來數百年猶相識駢與鄭畋有隙用之謂駢曰

宰相有遣劍客來刺公者刺七亦翻今夕至矣駢大懼問

計安出用之曰張先生嘗學斯術可以禦之駢請於

守一守一許諾乃使駢衣婦人之服承於既翻潛於他室

而守一代居駢寢榻中夜擲銅器於階令鏗然有聲

又密以囊盛彘血鏗丘刺翻盛時征翻彘豕也灑於庭宇如格鬪

之狀及旦笑謂駢曰幾落奴手幾居希翻駢泣謝曰先生

於駢乃更生之惠也厚酬以金寶有蕭勝者賂用之

求鹽城監鹽城漢鹽濱縣地久無城邑唐武德七年置鹽城縣有監亭一百二十三有監屬楚

州九域志縣在州東南二百四十里駢有難色用之曰用之非為勝也

為于偽翻近得上仙書云有寶劍在鹽城井中須一靈官

往取之以勝上仙左右之人欲使取劍耳駢乃許之

勝至監數月函一銅匕首以獻用之見稽首曰稽音啓

通鑑卷之三十三 唐紀三十三 僖宗

此北帝所佩得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能犯駢乃飾以珠玉常置坐隅坐祖用之自謂磻溪真君謂守一

乃赤松子殷乃葛將軍勝乃秦穆公之壻也各以其姓傳會

以為仙備用之又刻青石為奇字云玉皇授白雲先

生高駢密令左右置道院香桮駢得之驚喜用之曰

玉皇以公焚修功著將補真官計鸞鶴不日當降此

際用之等謫限亦滿必得陪幢節同歸上清耳用之自言

與守一殿等本皆神仙以謫降在人間限期既滿當復升天列於仙官又道家之說有太清玉清上清是為三清之境

是後駢於道院庭中刻木鶴時著羽服

跨之著步略日夕齋醮鍊金燒丹費以巨萬計用之微

時依止江陽后土廟貞觀十八年分江都置江陽縣與江都俱在揚州郭下后土廟

今揚州城東南隅蕃釐觀是也然揚州古城在蜀岡之上北連雷塘今城周世宗所徙則此時后土廟在揚州城外也宋白曰宋武帝分江都縣置廣陵

舉動祈禱及得志白駢崇大其廟極江南工材之選每軍

旅大事以少牢禱之少詩照翻用之又言神仙好樓居用漢

方士語好說駢作迎仙樓說式芮翻費十五萬緡又作延

和閣高八丈高居傲翻用之每對駢呵叱風雨仰揖空際

云有神仙過雲表駢輒隨而拜之然常厚賂駢左右

使伺駢動靜其為欺罔駢不之寤何相史翻左右小有異

議者輒為用之陷死不旋踵但潛撫膺鳴指鳴指即彈指也

海人痴語何須多錄此冗史也

口不敢言駢倚用之如左右手公私大小之事皆決

於用之退賢進不肖淫刑濫賞駢之政事於是大壞

矣用之知上下怨憤恐有竊發請置巡察使駢即以

用之領之募險獍者百餘人縱橫閭巷間僧古外翻

謂之察子民間呵妻詈子靡不知之用之欲奪人貨

財掠人婦女輒誣以叛逆榜掠取服榜音彭殺其人

而取之所破滅者數百家道路以目將吏士民雖家

居皆重足屏氣重直龍翻用之又欲以兵威脅制諸

將請選募諸軍驍勇之士二萬人號左右莫邪都邪

駢即以張守一及用之為左右莫邪軍使署置將

使如帥府類翻器械精利衣裝華潔每出入導從近

千人從才用翻用之侍妾百餘人自奉奢靡用度不

足輒留三司綱輸其家三司綱謂戶部度支鹽用之

猶慮人泄其姦謀乃言於駢曰神仙不難致但恨學

者不能絕俗累累良故不肯降臨耳駢乃悉去姬妾

者皆先令沐浴齋戒後數勿翻又方廢然後見拜起

纔畢已復引出由是用之得專行威福無所忌憚境

內不復知有駢矣為畢師鐸計州之殺王鐸將兩

川興元之軍屯靈感寺涇原屯京西易定河中屯渭

南

駢畏賊姑
托神仙以
逃耳

通鑑卷之三十四 唐紀十一 三

北邠寧鳳翔屯興平保大定難屯渭橋難乃忠武屯

武功官軍四集黃巢勢已蹙號令所行不出同華黃巢

將朱溫時據同州李詳據華州故號令之行止此二州華戶化翻民避亂皆入深山

築柵自保農事俱廢長安城中斗米直三十緡賊賣

人於官軍以為糧官軍或執山寨之民鬻之人直數

百緡以肥瘠論價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天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

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唐紀七十一 起玄默攝提格五月盡閏逢執徐五月凡二年有奇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中之下

中和二年五月以湖南觀察使閔勗權充鎮南節度

使咸通六年置鎮南軍於洪州閔勗時據潭州勗屢而以洪州節授之欲使之與鍾傳相斃也

求於湖南建節朝廷恐諸道觀察使效之不許先是

王仙芝寇掠江西先悉高安人鍾傳聚蠻獠依山為

堡高安本漢豫章建城縣唐武德五年改名高安屬洪州九域志在州南一百二十里衆至萬

人仙芝陷撫州而不能守傳入據之詔即以爲刺史

至是又逐江西觀察使高茂卿據洪州撫州西北至

上里宋白曰撫州臨川郡漢南昌縣地吳置臨川郡隋平陳罷郡爲州時總管楊武通奉使安撫即以撫

爲朝廷以勗本江西牙將事見上故復置鎮南軍使

勗領之鎮南軍中廢今復置若傳不受代令勗因而討之勗知

朝廷意欲鬪兩盜使相斃辭不行加淮南節度使

高駢兼侍中罷其鹽鐵轉運使駢既失兵柄又解利

權攘袂大詬轉運又失利權詬古候翻又許候翻遣

其幕僚顧雲草表自訴言辭不遜其略曰是陛下不

用微臣固非微臣有負陛下又曰奸臣未悟陛下猶

迷不思宗廟之焚燒不痛園陵之開毀又曰王鐸僨

軍之將謂乾符六年江陵之敗也崔安潛在蜀貪黷崔安潛擊賊屢捷無以指擿故言其在蜀貪豈二儒士能戢疆兵又

曰今之所用上至帥臣下及裨將以臣所料悉可坐

擒帥所類翻又曰無使百代有抱恨之臣千古留刮

席之耻刮席漢淮陽王事見漢紀臣但恐寇生東土劉氏復興言

東寇盜縱橫將有如即軼道之灾豈獨徃日又以秦

劉季者復興於其間子嬰之

乘輿事指斥又曰今賢才在野儉人滿朝憮思廉翻致陛

下為亡國之君此子等計將安出顧雲蓋序次高駢大詭之言以為表

上命鄭畋草詔切責之其略曰綰利則牢盆在手謂

江淮鹽利也牢盆二語見漢武帝紀主兵則都統當權直至京北京西

神策諸鎮悉在指揮之下可知董制之權而又貴作

司徒榮為太尉按新書高駢傳駢帥西川已進檢校

檢校以為不用如何為用乎又曰朕緣久付卿兵柄

不能翦蕩元凶自天長漏網過淮事見一百五十年

出一兵襲逐奄殘京國首尾三年廣陵之師未離封

部離力忠臣積望勇士興議所以擢用元臣誅夷巨

寇又曰從來倚仗之意一旦控告無門凝睇東南人

計翻目小視也南楚曰睇惟增悽惻又曰謝玄破苻堅於淝水見晉

孝武帝紀裴度平元濟於淮西見憲未必儒臣不如武將

又曰宗廟焚燒園陵開毀龜玉毀櫝誰之過歟用論語孔

子之言寶龜寶玉皆櫝藏之在又曰奸臣未悟之言

何人肯認陛下猶迷之語朕不敢當又曰卿尚不能

縛黃巢於天長安能坐擒諸將又曰卿云劉氏復興

不知誰為魁首比朕於劉玄子嬰何太誣罔又曰况

天步未傾皇綱尚整三靈不昧百度俱存君臣之禮

儀上下之名分所宜遵守未可墮陵分扶問翻朕雖

通鑑卷之三十三信宗

冲人安得輕侮。惡聲至必反之較計是非明已之直此委巷小人相詬者之為耳古者文

告之辭漢魏以下數責其罪何至如此通鑑書之以為後世戒駢臣節既虧自是貢

賦遂絕以天平留後曹存實為節度使元年曹全

死遂順軍中之請命其兄子為帥黃巢攻興平興平諸軍退屯奉

天時鳳翔邠寧軍屯興平加河陽節度使諸葛爽同平章事

六月以涇原留後張鈞為節度使是年二月王鐸承制以張鈞為

涇原留後事見上卷荆南節度使段彥謨與監軍朱敬玫相

惡敬玫別選壯士三千人號忠勇軍自將之攻莫杯

亮彥謨彥謨謀殺敬玫已亥敬玫先帥眾攻彥謨殺之段彥

三卷黃明元年神讀曰率以少尹李燧為留後蜀

人羅渾擊句胡僧羅夫子各聚眾數千人以應阡能

句古侯翻今蜀人從去聲阡能反見上卷是年三月

前四面都指揮使于能亦散於諸處下寨官軍頻不

利八月羅渾擊反十月句胡僧反又曰九月于能渾

擊胡僧與官軍大戰於乾谿官軍不利十二月羅夫

于反眾二三千句胡僧反有四千餘人官軍與阡能戰於乾

溪官軍大敗是月羅夫子反聚眾三千人實錄六月

句胡僧反有眾二千餘官軍與能戰乾谿大敗按張

傳上云十月胡僧反下云九月胡僧與官軍戰自相

違又阡能敗差一年今楊行遷等與之戰數不利所

從實錄並附之六月求益兵府中兵盡陳敬瑄悉搜倉庫門庭之卒以

給之是月大戰於乾谿據下文則此時諸盜至雙流

界乾官軍大敗行遷等恐無功獲罪多執村民為俘

又京觀
矣

送府日數十百人敬瑄不問悉斬之其中亦有老弱

及婦女觀者或問之皆曰我方治田績麻治直官軍

忽入村係虜以來竟不知何罪 秋七月巳巳以鍾

傳為江西觀察使從高駢之請也傳既去撫州南城

人危全諷復據之南城漢古縣唐屬撫州九域志在撫州西二百二十里又遣

其弟仔倡據信州行津之翻史炤祖似切倡齒羊翻又音唱尚讓攻宜

君寨後魏太平真君七年置宜君縣於宜君川後置宜君郡隋廢郡為宜君縣唐併宜君縣入京兆

華原縣是時勒王之師會大雪盈尺賊凍死者什二

三 蜀人韓求聚眾數千人應阡能考異曰張彭舊傳三年六月韓求反其邛州界內賊首千能遷邛鎮海節度

使周寶奏高駢承制以賊帥孫端為宣歙觀察使所

類翻歙書涉翻詔寶與宣歙觀察使裴虔餘發兵拒之 南

詔上書請早降公主肅宗女為安化長公主許婚

詔報以方議禮儀考異曰張彭舊傳中和元年九月三日雲南驛信差布燮揚奇

肱等齋國信來通和迎公主太師借副使儀注郊迎

布燮始相見揖副使云請不拜太師聞極怒朝廷告

以俟更議車服制繫定續有命 以保大留後東

竟空還今從雲南事狀及實錄 方達為節度使充京城東面行營招討使按李孝昌

王去年為黃巢所攻奔歸本 道東方達蓋代李孝昌者也 閏月加魏博節度使

韓簡兼侍中 八月以兵部侍郎判度支鄭紹業同

平章事兼荆南節度使 浙東觀察使劉漢宏遣弟

通鑑卷三百三十一 唐紀六十二 肅宗 五

漢宥及馬步都虞侯辛約將兵二萬營于西陵謀兼

并浙西杭州刺史董昌遣都知兵馬使錢鏐拒之壬

子鏐乘霧夜濟江襲其營大破之。所殺殆盡漢宥辛

約皆走。自此仇越交兵。而劉漢宏為錢鏐禽矣。鏐力求翻。魏博節度使韓

簡亦有兼并之志自將兵三萬攻河陽敗諸葛爽於

修武。敗補邁翻。爽弃城走簡留兵戍之因掠邢洛而還。還從

宣翻又李國昌自達鞞帥其族遷于代州。李克用既據代

州故其父帥其族自達鞞還帥讀曰率黃巢所署同州防禦使朱溫

屢請益兵以扞河中知右軍事孟楷抑之不報溫見

巢兵勢日蹙知其將亡親將胡真謝瞳勸溫歸國九

月丙戌溫殺其監軍嚴實舉州降王重榮溫以舅事

重榮。溫母下氏以與重榮同姓故以舅事王鐸承制

以溫為同華節度使使瞳奉表詣行在。朱溫囚王重榮以歸唐而

重榮之後夷於朱溫之手唐祚亦夷於溫矣華戶化翻下同瞳福州人也李詳以

重榮侍溫厚亦欲歸之為監軍所告黃巢殺之。詳據華州

見上卷以其弟思鄴為華州刺史。桂州軍亂逐節

度使張從訓以前容管經略使崔焯為嶺南西道節

度使。焯職略翻平盧大將王敬武逐節度使安師儒自

為留後。初朝廷以龐勳降將湯羣為嵐州刺史。宋

曰嵐州漢汾陽縣地漢末其地無郡邑曹公遂立新興郡於此後魏末於此置嵐州因界內岢嵐山為名

通鑑卷之五十五唐紀七十一 僖宗 六

胡真謝瞳

鄭從謹

張彥球

降戶江翻將即羣潛通沙陀朝廷疑之徙羣懷州刺

史鄭從謹遣使齎告身授之冬十月庚子朔羣殺使

者據城叛附于沙陀壬寅從謹遣馬步都虞候張彥

球將兵討之賊帥韓秀昇屈行從起兵斷峽江路

屈居勿翻斷音短斷峽江之路則荆蜀癸丑陳敬瑄

遣押牙莊夢蝶將二千人討之考異曰張彭者舊

韓秀昇十月峽路賊屈行從反陳太師差押牙莊二

傳于中和二年七月韓求反下又云峽路韓秀昇屈

行從反川王選點兵士三千人差押牙莊夢蝶押領

十月癸丑發峽路收討韓秀昇蓋因十月討之而言

耳實錄取句傳而誤下七月下云韓秀昇屈行從為

亂敬瑄遣大將莊夢蝶以兵二下討之新傳又遣押

牙胡弘略將千人繼之韓簡復引兵擊鄆州後扶

節度使曹存實逆戰敗死天平都將下邑朱瑄收餘

衆嬰城拒守下邑漢右縣唐屬宋州九域志簡攻之

不下詔以瑄權知天平留後考異曰實錄曹存實

節度使未周歲而遇害舊傳瑄為青州王敬武牙卒

中和初黃巢據長安詔徵天下兵王敬武遣牙將曹

全最率兵三千赴難關西瑄已為軍候會青州警急

敬武召全最還路由鄆州時鄆將薛崇為草賊王仙

芝所殺崔君裕權知州事全最知其兵寡襲殺君裕

據有鄆州自稱留後以瑄有功署為濮州刺史留將

牙軍光啓初魏博韓簡欲兼并曹鄆以兵濟河收鄆

全最出兵逆戰為魏軍所敗全最死之瑄收合殘卒

保州城韓簡攻圍半年不能拔會魏軍亂退去朝廷

嘉之授以節鉞新傳與之同薛居正五代史宣傳中

初二年張濬徵兵於青州敬武遣將曹全最率軍赴

之以瑄隸焉賊敗出關全最以本軍還鎮會鄆帥薛

曹存實

朱瑄

崇卒部將崔君預據城叛全最攻之殺君預因為留
 後瑄以功授濮州刺史鄆州馬步軍都將光啓初魏
 博韓允中文鄆全最為其所害瑄據城自固三軍推
 為留後允中敗朝廷以瑄為天平節度使按王仙芝
 死已久曹全最久為節度去歲死王敬武今歲始得
 青州新舊傳薛史皆誤今從實錄又新傳瑄作宣歐
 陽修五代史記注云今流俗以宣弟瑾
 於名加王者非也今從舊傳薛史實錄
 以朱溫為

右金吾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 李

克用雖累表請降而據忻代州數侵掠并汾爭樓煩

監數所用翻樓煩監本屬隴右節度以嵐州刺史兼

使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世為昏姻按新書王

勳精神策軍家京兆萬年縣勝業里為天下高詔處存

諭克用若誠心欵附宜且歸朔州俟朝命若暴橫如

故橫戶孟翻當與河東大同軍共討之是時鄭從謙

以平盧大將王敬武為留後王敬武既逐安

時諸道兵皆會關中討黃巢獨平盧不至王鐸

遣都統判官諫議大夫張濬往說之說輸敬武已受

黃巢官爵不出迎濬見敬武責之曰公為天子藩臣

侮慢詔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敬武愕然謝之既宣

詔將士皆不應濬徐諭之曰人生當先曉逆順次知

利害黃巢前日販鹽虜耳事見二百五十年公等捨累

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今天下勤王之師皆集京

畿而淄青獨不至一旦賊平天子返正公等何面目

張濬

見天下之人乎。不亟往分功名。取富貴。後悔無及矣。

將士皆改容引咎。顧謂敬武曰。諫議之言是也。敬武

即發兵從濟而西。劉漢宏又遣登高鎮將王鎮將

兵七萬屯西陵。路振九國志作屯漁浦。按今錢鏐復

濟江襲擊。大破之。斬獲萬計。復扶得漢宏補諸將官

偽勅二百餘通。鎮奔諸暨。宋白曰。諸暨秦舊縣。縣界

越州西南一百四十一里黃巢兵勢尚彊。王重榮患之。謂行營

都監楊復光曰。臣賊則負國。討賊則力不足。奈何。復

光曰。雁門李僕射。時李克用據代州。代州雁門郡也。

使。驍勇有彊兵。其家尊與吾先人嘗共事相善。楊復光

父玄价嘗監鹽州軍。沙陀之歸國也。先由彼亦有狗

國之志。所以不至者。以與河東結隙耳。誠以朝旨諭

鄭公而召之。必來。鄭公謂從讜也。結隙見來則賊不

足平矣。東面宣慰使王徽亦以為然。時王鐸在河中

乃以墨勅召李克用。諭鄭從讜。王鐸為都都統。便宜

得用十一月克用將沙陀萬七千自嵐石路趣河中

趣七喻翻嵐州南至石州一百八十里不敢入太原境。獨與數百騎過

晉陽城下。與從讜別。從讜以名馬器幣贈之。李詳

舊卒共逐黃思鄴。考異曰。實錄李詳下牙隊兵斬

為首降河中王鐸。承制除遇為刺史。按黃巢鄴與推華

黃巢俱死於廂。狼谷實錄誤也。今從新黃巢傳

楊復光

高仁厚

陰鎮使王遇為王以華州降于王重榮王鐸承制以

遇為刺史 阡能黨愈熾侵淫入蜀州境 疽侵食宸

都招討指揮使將兵五百人往代之未發前一日有

鬻麵者自旦至午出入營中數四邏者疑之

邏郎執

而訊之果阡能之謀也

謀達 協翻

對曰某村民阡能囚其父母妻子於獄云汝詞事歸

厚曰誠知汝如是我何忍殺汝今縱汝歸救汝父母

妻子但語阡能云高尚書來日發

語牛倨翻下贊語

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

家汝當為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愍汝曹皆良人為

賊所制情非得已

為我于偽翻語牛倨 翻僕射謂陳敬瑄

尚書欲拯救

湔洗汝曹

湔則前翻湔滌也亦洗也言百 姓為賊所汗染湔洗與推新

尚書來汝

遣汝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羅渾擎句胡僧羅夫子

韓求五人耳必不使橫及百姓也

橫戶 孟翻

謀曰此皆百

姓心上事尚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舞躍聽命一口

傳百百傳千川騰海沸不可遏也比尚書之至

此必 利翻

百姓必盡奔赴如嬰兒之見慈母阡能孤居立

下比 至同

成擒矣。明日仁厚引兵發至雙流把截使白文現出迎仁厚周視塹柵怒曰阡能役夫其衆皆耕民耳。竭一府之兵歲餘不能擒。今觀塹柵重複牢密如此。

龍翻複方目翻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命引出斬

之監軍力救久之乃得免命悉平塹柵纔留五百兵

守之餘兵悉以自隨。又召諸寨兵相繼皆集。阡能聞

仁厚將至遣羅渾擎立五寨於雙流之西伏兵千人

於野橋箐以邀官軍。蜀人謂篲竹之間為箐李心傳曰箐林箐也音咨盈翻又薛能

工律詩有邊城作一聯云管排蠻戶遠山箐鳥巢孤自注云蜀人謂稅戶為排戶謂林為叢箐史焯曰箐倉甸切蓋從仁厚訶知訶火廻翻引兵圍之下令勿

殺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如昨日所以語謀者賊

大喜呼譟爭弃其甲兵請降拜如摧山仁厚悉撫諭

書其背。書其背為歸順字使歸語寨中未降者。寨中餘衆爭

出降渾擎狼狽弃寨走其衆執以詣仁厚仁厚曰此

愚夫不足與語縛以送府悉命焚五寨及其甲兵惟

留旗幟所降凡四千人。明日仁厚謂降者曰始欲即

遣汝歸而前塗諸寨百姓未知吾心或有憂疑藉汝

曹為我前行過穿口新津寨下示以背字告諭之。

即新津新穿口也為于偽翻比至延貢可歸矣。九域志邛州安仁縣有延貢寨安仁

秦臨邛縣地武德二年置安仁縣乃取渾擎旗倒繫

九域志縣在邛州東北三十八里

之

繫古詰翻取其旗而倒繫之示已得其渠帥也

每五十人為隊揚旗疾呼

曰

呼火故翻

羅渾擊已生擒送使府大軍行至汝曹居寨

中者速如我出降立得為良人無事矣至穿口句胡

僧置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拔劍遏之眾

投瓦石擊之共擒以獻仁厚其眾五千餘人皆降又

明旦焚寨使降者執旗先驅一如雙流至新津韓求

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深塹其眾鉤出之已死斬

首以獻將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猶未食使先

運出資糧然後焚之新降者競炊爨與先降來告者

共食之語笑歌吹

歌嘔唱也吹吹笙笛之類也

終夜不絕明日仁

厚縱雙流穿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旗先驅且

曰入邛州境亦可散歸矣羅夫子置九寨於延貢其

眾前夕望新津火光已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羅夫子

脫身奔寨奔阡能其眾皆降明日羅夫子至阡能寨

與之謀悉眾決戰計未定日向暮延貢降者至阡能

羅夫子走馬巡寨欲出兵眾皆不應仁厚引兵連夜

逼之明日諸寨知大軍已近呼譟爭出執阡能阡能

窘急赴井為眾所擒不死又執羅夫子羅夫子自到

到古

鼎翻

眾挈羅夫子首縛阡能驅之前迎官軍見仁厚

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日久無所控訴自謀

者還即仁厚所縱百姓引領度頃刻如暮年。今遇尚書如出九泉。睹白日已死而復生矣。謹呼不可止。與

用一謀者力五日平賊

同賊寨在他所者分遣諸將往降之仁厚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按九域志雙流縣在成都南四十里自

真經略

延貢又南至阡能寨度其道里相去各不過四五十里高仁厚知蜀民之心非樂於從亂而脅於五賊之威因其心而誘導之故脅從者皆望風降服師不留

行而五賊平矣。考異曰張彰耆舊傳中和三年冬

一月五日仁厚進發六日擒羅渾擎七日擒句胡僧

得韓求首級九日擒干能羅夫子首級十一月二

十二日回戈自城北門入三日大設五日議功高公

自檢校兵部尚書檢校左僕射授眉州刺史張彭書

語雖俚淺或有抵牾然敘事甚詳苟無此書則仁厚

功業悉沉沒矣。句延慶傳中和二年仁厚梟五賊之

首凱旋歸府冬十二月戊寅皇帝御大玄樓高仁厚

授眉州刺史延慶不知据何書知阡能敗在二年冬

然要之仁厚擒韓秀昇在三年十月前則擒阡能必

更在前矣十二月巳亥朔無戊寅日必誤也實錄二

年十月草賊阡能於蜀州敗官軍陳敬瑄遣高仁厚

討之實錄見句傳叙討阡能事承十月癸丑發峽路

收討韓秀昇下因附之十月亦悞也實錄又曰十二

月仁厚以阡能首來獻帝御太玄樓宣慰回戈將士

以仁厚為檢校工部尚書眉州防禦使亦因句傳而

去其日又此年十月戊辰昇眉州防禦使亦因句傳而

禦使故改刺史為防禦耳今高仁厚擒阡能下縣鎮

能既不知決在何年月故因實錄附於此

輒補鎮遏使使安集戶口於是陳敬瑄梟韓求羅夫

子首於市釘阡能羅渾擎於城西七日而丹之釘丁

通鑑卷三百五十五

唐紀五十一

僖宗

三

於阡能為之謀主為草書檄偽草于阡能敗以詩啟

阡能孔目官張榮本安仁進士屢舉不中第歸

子首於市釘阡能羅渾擎於城西七日而丹之

於是陳敬瑄梟韓求羅夫

子首於市釘阡能羅渾擎於城西七日而丹之

於是陳敬瑄梟韓求羅夫

子首於市釘阡能羅渾擎於城西七日而丹之

於是陳敬瑄梟韓求羅夫

子首於市釘阡能羅渾擎於城西七日而丹之

於是陳敬瑄梟韓求羅夫

子首於市釘阡能羅渾擎於城西七日而丹之

於是陳敬瑄梟韓求羅夫

子首於市釘阡能羅渾擎於城西七日而丹之

於是陳敬瑄梟韓求羅夫

子首於市釘阡能羅渾擎於城西七日而丹之

於是陳敬瑄梟韓求羅夫

子首於市釘阡能羅渾擎於城西七日而丹之

於是陳敬瑄梟韓求羅夫

子首於市釘阡能羅渾擎於城西七日而丹之

於是陳敬瑄梟韓求羅夫

子首於市釘阡能羅渾擎於城西七日而丹之

唐溪却金

求哀於仁厚仁厚送府釘于馬市自餘不戮一人十
 二月以仁厚為睢州防禦使陳敬瑄賜邛州凡阡能
 等親黨皆不問未幾幾居邛州邛州刺史申捕獲阡能叔
 父行全家三十五人繫獄請準法準法謂及逆親屬當從坐誅敬
 瑄以問孔目官唐溪對曰公已有勅令勿問而刺史
 復捕之復扶又翻此必有故今若殺之豈惟使明公失大
 信竊恐阡能之黨紛紛復起矣敬瑄從之遣押牙牛
 暈往集眾於州門破械而釋之因詢其所以然果行
 全有良田刺史欲買之不與故恨之敬瑄召刺史將
 按其罪刺史以憂死他日行全聞其家由溪以免密

餉溪蝕箔金百兩

博聞錄有蝕箔金法金及分數者打成大箔片以黃礬一兩鷄屎礬

寬

一兩膽礬半兩礪砂一分信土一兩赤土一兩衮研以鹽膽水調金片上炙乾更捺更炙如此三度已來用牛糞灰一重重扇下大火煨一日取出溫湯洗淨其存者金也其蝕出者銀也溪怒曰此乃太師仁明陳敬瑄檢校太師故稱之何預吾事汝乃懷禍相餉乎還其金斥逐使去史言唐溪有古君子之風河東節度使鄭

從讜奏克嵐州執湯羣斬之湯羣以城附沙陀以忻代等

州留後李克用為雁門節度使初朝廷以鄭紹業

為荆南節度使時段彥謨方據荆南紹業憚之踰半

歲乃至鎮上幸蜀召紹業還以彥謨為節度使彥謨

為朱敬玫所殺是年三月朱敬玫殺段彥謨復以紹業為節度使

紹業畏敬，攻逗遛不進。軍中久無帥，至是敬攻署押

牙陳儒知府事。儒，江陵人也。加奉天節度使齊克

儉，河中節度使王重榮並同平章事。李克用將兵

四萬至河中。考異曰：實錄在明年正月，今從新太祖紀年錄。薛居正五代史。遣從

父弟克修先將兵五百濟河嘗賊。嘗試也。初克用弟克

讓為南山寺僧，所殺其僕。渾進通歸于黃巢，自高潏

之敗。潏敗見上卷。諸軍皆畏賊，莫敢進。及克用軍至，賊

憚之，曰：「鷓軍至矣，當避其鋒。」克用軍皆衣黑，衣於既翻故

謂之鷓軍。巢乃捕南山寺僧十餘人，遣使齎詔書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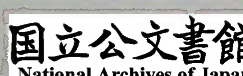
重賂，因渾進通詣克用，以求和。克用殺僧，哭克讓受

其賂，以分諸將，焚其詔書，歸其使者。考異曰：太祖紀年錄初，克讓

於潼關戰敗，避賊南山，隱於佛寺。夜為山僧所害。紀綱渾進通冒刃獲免，歸黃巢。賊素憚太祖，聞其至也，將託情修好，捕害克讓之僧十餘人，殺之。巢令其將米重威齎重賂偽詔，因渾進通見太祖，乃召諸將領其賂，燔其偽詔，以徇薛史。克讓傳曰：乾符中，以功授金吾將軍，留宿衛。初懿祖歸朝，憲宗賜宅於親仁坊。

武皇之起，雲中殺段文楚也。天子詔巡使王處存夜圍親仁坊，捕克讓。詰旦，兵合克讓與十餘騎，彎弧躍馬突圍而出，出官軍數千人，追之。比至渭橋，死者數百。克讓自夏陽掠船而濟，歸於雁門。按克讓於時猶在雲州，此克讓恐當作克用。云雁門誤也。後唐懿祖紀年錄曰：其兄克恭，克儉皆伏誅。按是時國昌猶自請討克儉，用朝廷必未誅其子。蓋國昌振武不受代，後克恭克儉始被誅。薛史又曰：明年武皇昭雪克讓，復入宿衛。黃巢犯闕，僖宗幸蜀，克讓時守潼關，為賊所敗。按國昌以乾符五年不受代，朝廷發兵討之。六年克用未嘗昭雪，克讓何從得入宿衛？廣明元年國昌父子兵敗逃入達靼，其年冬黃巢陷長安，克讓何嘗守

子兵敗逃入達靼，其年冬黃巢陷長安，克讓何嘗守



潼關戰敗而死於佛寺或者為朝廷所圍捕時逃入南山佛寺為僧所殺則不可知也今事既難明故但云為寺僧所殺而已

引兵自夏陽度河西縣乾元三年更河西

見上卷引兵歸邢州潞人請監軍吳全勗知留後是

歲王鐸墨制以方立知邢州事方立不受囚全勗與

鐸書不受鐸命而與鐸書期必濟其私欲願得儒臣鎮潞州鐸以鄭昌

圖知昭義軍事既而朝廷以右僕射租庸使王徽同

平章事充昭義節度使徽以車駕播遷中原方擾方

立專據山東邢洛磁三州度朝廷力不能制邢洛磁為山東度辭不行請且委昌圖詔以徽為大明宮留

守京畿安撫制置修奉園陵使大明宮即東內也時黃巢猶據京師大明

宮為賊所竊處園陵之開毀者亦多以此職命授徽以俟收復

昌圖至潞州不三月而去方立遂遷昭義軍於邢州自稱留後表其將李

殷銳為潞州刺史為潞州叛孟方立張本考異曰

司馬鄭昌圖為中書舍人三月邢州軍亂殺其帥成

麟以中書舍人鄭昌圖權為昭義留後按成麟前已

為孟方立所殺况不在邢州邢州乃方立所治也又

於時潞州已為李克修所據昌圖安得更往彼為留

後又其年五月以右僕射王徽同平章事充昭義節

度使徽上表懇請非便乃復以本官充大明宮留守

舊王徽傳初潞州軍亂殺成麟以兵部侍郎鄭昌圖

權知昭義軍事時孟方立割據山東二州別為一鎮

上黨支郡惟澤州耳而軍中之人多附方立昌圖不

能制宰相奏請以重臣鎮之乃授徽檢校尚書左僕

射同平章事澤潞邢洛磁觀察等使時鑾輅未還關

東聚盜而河東李克用與孟方立爭澤潞以朝廷兵

信宗

力必不能加。上表訴之曰：鄭昌圖主留累月，將結深根。孟方立專據三州，轉成積豐，招其外，則潞人胥怨；撫其內，則邢將益疑。禍方熾於既焚，計奈何於已失？須觀勝負，乃決安危。伏乞聖慈，博求廷議，擇其可付。理在從長。天子乃以昌圖鎮之，以徽為諸道租庸供軍等使。新孟方立，傳曰：方立攻成麟，斬之，擅裂邢洛磁為鎮，治邢為府，號昭義軍。潞人請監軍使吳全勗知兵馬，留後時王鐸領諸道行營都統，以潞未定，墨制假方立知邢州事，方立不受。囚全勗，以書請鐸願得儒臣守潞。鐸使參謀中書舍人鄭昌圖知昭義留事，欲遂為帥。信宗自用舊相王徽領節度，時天子在西河，關中雲擾，方立擅地，而李克用窺潞州。徽度朝廷未能制，乃固讓昌圖。昌圖治不三月，輒去。方立更表李殷銳為刺史，乃徙治龍岡。會克用為河東節度使，昭義監軍邢審誨乞師求復昭義軍，克用殺殷銳，遂并潞州。表克修為留後。按王鐸以三年正月罷都統，則昌圖知昭義留後，必在二年也。昌圖在潞，不三月引去。今徽以潞讓昌圖，則徽除昭義，必不在四年。五月，實錄年月皆誤也。方立若已自稱昭義留後，遷軍額於邢州，則不止割據三州。若微別為一鎮，則應別立軍名，必不與潞州並稱。昭義若但以潞為支郡，亦當以昌圖為潞州刺史。不云知昭義軍事，又不得以潞州為支郡也。蓋方立既殺成麟，以邢州鄉里欲徙鎮之，故身往邢州。而潞人不從，故請全勗為留後。方立以衆情未洽，未敢自立。故囚全勗，外示恭順，託以中人不可為帥，而請于王鐸。乞除儒臣，其意以儒臣易制，欲外奉為帥，而自專軍府之政。漸謀代之也。既而昌圖至潞，欲行帥職，而山東三州已為方立所制，不受帥命。獨澤州在南，尚可號令耳。故王徽表云：昌圖主留累月，已深結根。言在澤潞已久，人心稍附。已所不如也。又云：方立專據三州，轉成積豐，謂昌圖欲行帥權，而方立不率將職，互相窺覷，故積豐也。又云：招其外，則潞人胥怨；撫其內，則邢將益疑。謂今邢潞已成豐隙，已至彼欲加惠于邢，則潞人怨其寵賊。加惠於潞，則邢將疑其圖已也。又云：須觀勝負，乃決安危。謂昌圖能勝方立，則昭義乃安也。昌圖在潞終不自安，故以軍府授方立而去。方立然後自稱留後，徙軍額于邢州，以潞為支郡。表殷銳為刺史，故新傳徙治龍岡在殷銳為刺史下。此其證也。於是潞人怨

通鑑卷一百五十五 唐紀七十一 七十一

而召沙陀當徽除節制之時克用猶未敢爭澤潞也
吳全勛疑是方立初入潞府時監軍故王鐸使知留
後方立既囚之疑其遂斥去祈審誨恐是鄭昌圖時
監軍太祖紀年錄云方立虜審誨自稱留後薛居正
五代史方立傳云方立以邢為府以審誨知潞州事
互說不同且既虜審誨必不以知潞州方立表殷銳
為刺史而審誨猶依舊必是後來監軍方立以其未
嘗異已故不疑之若嘗被囚虜必不復留此之不實
昭然可知疑唐末昭義數逐帥劉廣成麟作亂被殺
人皆知之記事者不詳考正或以先者為後後者為
先差互不同故諸書多牴牾不合耳又薛史安崇阮
傳云安文佑初為潞州牙門將光啓中軍校劉廣逐
節度使高潯據其城僖宗詔文佑平之既殺劉廣召
赴行在授邛州刺史其後孟方立據邢洛攻上黨朝
廷以文佑本潞人也授昭義節度使令討方立自蜀
至澤州與方立戰敗歿於陣按諸書皆無文佑為節
度使事况光啓中澤潞已為李克修所據文佑來
當與克修戰不得與方立戰也其事恐虛今不取

和州刺史秦彥使其子將兵數千襲宣州逐觀察使

竇滔而代之滔食聿翻又音聿又音决秦彥降高駢

亦駢用之也為彥以宣州兵入廣陵張本

李存貞

三年春正月李克用將李存貞敗黃揆于沙苑敗補邁翻

已巴克用進屯沙苑揆巢之弟也王鐸承制以克用為

東北面行營都統以楊復光為東面都統監軍使陳

景思為北面都統監軍使乙亥制以中書令克諸道

行營都統王鐸為義成節度使令赴鎮田令孜欲歸

重北司稱鐸討黃巢久無功卒用楊復光策召沙陀

而破之故罷鐸兵柄以悅復光罷王鐸兵柄在正月

光之功必成先以是悅之耳卒子恤翻又以副都統

通鑑卷二百五十五 唐紀七十七 僖宗

趙王王鎔

崔安潛為東都留守以都都監西門思恭為右神策中尉充諸道租庸兼催促諸道進軍等使令孜自以建議幸蜀收傳國寶列聖真容散家財犒軍為已功令宰相藩鎮共請加賞上以令孜為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令孜從幸蜀募神策新軍為五十四都離為十軍號神策十軍左右衛左右衛左右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成德節度使常山忠穆王王景崇薨軍中立其子節度副使鎔知留後事時鎔生十年矣以天平留後朱瑄為節度使二月壬子李克用進軍乾院乾院在沙苑西南乾音干與河中易定忠武軍合尚讓等將十五萬眾屯于梁田陂舊書作良

入城在城店西三十里明日大戰自午至脯賊眾大敗俘斬數

萬伏尸三十里巢將王璠黃揆襲華州據之王遇亡

去去年王璠據華州歸國璠子袁翻初光州刺史李罕之為秦宗

權所攻奔州奔項城李罕之與秦彥俱降高駉蓋駉使守光州帥餘眾歸

諸葛爽帥讀曰率爽以為懷州刺史韓簡攻鄆州半年不

能下爽復襲取河陽去年八月韓簡破諸葛爽取河陽十月移兵攻鄆州朱瑄

請和簡乃捨之引兵擊河陽爽遣罕之逆戰于武陟

魏軍大敗而還大將澶州刺史樂行達先歸據魏州

軍中共立行達為留後簡為部下所殺懿宗咸通十一年韓君雄

得魏博二世十四年而滅考異曰舊傳簡攻河陽行及新郡為諸葛爽所敗單騎奔迴憂憤疽發背而

通鑑卷二百五十五 唐紀七十一 僖宗

城守

卒時中和元年十一月也新傳亦已未以行達為魏

博留後 甲子李克用進圍華州黃恩鄴黃揆嬰城

固守克用分騎屯渭北 以王鎔為成德留後 以

鄭紹業為太子賓客分司以陳儒為荆南留後 峽

路招討指揮使莊夢蝶為韓秀昇屈行從所敗退保

忠州 去年遣莊夢蝶討韓秀昇等所敗補邁翻 應援使胡弘略戰亦不利

江淮貢賦皆為賊所阻 百官無俸 時車駕在蜀江淮和賦亦峽江而土

雲安清井路不通民間乏鹽 雲安縣後周改

日雲安縣唐屬夔州有鹽官九域志在州西一百三

百六十三里鹽監又在縣西三十里清井漢隄為郡之漢陽

縣地唐置長寧州清音育按漢陽當作江陽 陳敬瑄

奏以眉州防禦使高仁厚為西川行軍司馬將三千

兵討之 考異曰張彭著舊傳曰中和四年甲辰春

昇所敗退至忠州川主太師召眉州刺史高仁厚使

討秀昇等許以成功除梓帥即日聞奏拜行軍司馬

將步卒千人三月五日進發旬延慶者舊傳中和三

年二月莊夢蝶為賊所敗川主喚仁厚奏授峽路招

討都指揮使將兵三千人三月辛丑進發實錄三年

二月夢蝶為賊所敗陳敬瑄奏以仁厚代夢蝶將兵

三千進討詔拜行軍司馬是月丁卯朔無辛丑辛丑

乃四月五月延慶誤也實錄二年二月敬瑄奏仁厚

代夢蝶蓋亦用句 加鳳翔節度使李昌言同平章

事 黃巢兵數敗食復盡 數所角翻 陰為遁計發兵

三萬搯藍田道 搯藍田道所以通自武 三月壬申遣

尚讓將兵救華州李克用王重榮引兵逆戰於零口

通鑑卷二百五十五 僖宗

薛志勤
康君立

破之克用進軍渭橋騎軍在渭北克用每夜令其將

薛志勤康君立潛入長安燔積聚斬虜而還京兆昭

應縣積子智翻聚從遇賊中大驚以淮南押牙合

肥楊行愍為廬州刺史考異曰十國紀年云楊行

史徐鉉行愍本廬州牙將勇敢屢有戰功都將忌之

白刺史郎幼復連使出戍於外行愍過辭過古禾翻

武忠王楊
行密

辭行也都將以其言悅之問其所須須者意行愍曰正

須汝頭耳遂起斬之并將諸營自稱八營都知兵馬

使幼復不能制薦於高駢請以自代駢以行愍為淮

王勗子潛
弟稔季章

南押牙知廬州事朝廷因而命之行愍聞州人王勗

賢召欲用之固辭問其子弟曰子潛好學慎密可任

以事弟子稔有氣節可為將行愍召潛置門下以稔

及定遠人季章為騎將楊行愍後改名行密事始此

遠縣唐屬濠州九域志在州南初呂用之因左驍雄

俞公楚

軍使俞公楚得見高駢用之橫甚橫戶或以答公楚

公楚數戒用之少自斂毋相累數所角翻少詩沼翻

用之衙之右驍雄軍使姚歸禮氣直敢言尤疾用之

所為時面數其罪數所常欲手刃之癸未夜用之與

其黨會倡家歸禮潛遣人焚其室倡音昌焚如殺貌

類者數人用之易服得免明日窮治其事治直獲縱

通鑑卷之三十三 唐紀三十三 僖宗 三

二將究

行密心術

火者皆驍雄之卒用之於是日夜譖二將於駢未幾

駢使二將將驍雄卒三千襲賊於慎縣慎縣漢九江浚道縣地古

城在今縣南墮置慎縣唐屬廬州九域志在州東北六十里幾居豈翻用之密以語楊

行愍云公楚歸禮欲襲廬州行愍發兵掩之二將不

為備舉軍盡殪語牛倨翻以二將謀亂告駢駢不知

用之謀厚賞行愍為楊行愍以廬州起張本已丑以河中行營

招討副使朱全忠為宣武節度使俟克復長安令赴

鎮 癸巳李克用等拔華州黃揆奔城走 劉漢宏

分兵屯黃嶺巖下貞女三鎮三鎮皆當在發越間錢鏐將八都

兵自富春擊之自富春度江擊三鎮富春即富陽縣破黃嶺擒巖下鎮

將史弁貞女鎮將楊元宗漢宏以精兵屯諸暨鏐又

擊破之漢宏走 莊夢蝶與韓秀昇屈行從戰又敗

其敗兵紛紜還走所在慰諭不可遏遇高仁厚於路

叱之即止仁厚斬都虞侯一人更令修娼部伍娼側角翻

娼整隊伍也乃召耆老詢以山川蹊徑入賊寨所據喜曰

賊精兵盡在舟中使老弱守寨資糧皆在寨中此所

謂重戰輕防其敗必矣乃揚兵江上為欲涉之狀賊

晝夜禦備遣兵挑戰挑徒了翻仁厚不與交兵潛發勇士

千人執兵負藁夜由間道攻其寨且焚之間右荒翻賊望

見分兵往救之不及資糧蕩盡眾心已搖仁厚復募

仁厚定亂

善游者鑿其舟相繼皆沈

復扶又翻沈持林翻

賊往來惶惑不

能相救仁厚遣兵於要路邀擊且招之賊眾皆降秀

昇行從見眾潰揮劍亂斫欲止之眾愈怒共執二人

請仁厚仁厚誥之曰何故反秀昇曰自大中皇帝晏

駕

謂宣宗天下無復公道紐解綱絕今日反者豈

惟秀昇成是敗非机上之肉惟所烹醢耳仁厚愀然

命善食而械之

愀七小翻食祥吏翻善食善以酒食食之也

夏四月庚子

獻于行在斬之

考異曰張彭耆舊傳中和四年高僕射將步卒千人三月五日進發莊

尚書三月二十日齊進四月十四日峽路申四月一

日大破峽賊旬延慶耆舊傳三年四月庚午擒韓秀

昇德書到府按是月丁酉朔無庚午實錄中和三年

四月庚子仁厚擒韓秀昇獻於行在初仁厚至峽與

賊戰其眾大敗賊中小校縛秀昇出降據鄭畋集有

覆照南觀察使陳侁奏涪州韓秀昇謀亂已收管在

州侯勅旨狀云秀昇劫害黔州府掾帥臣占據涪陵

扼截江路遽懷僭妄求作察廉陳侁爰命毛珙部領

甲士直趨巢穴便破城池迫逐渠魁勦除逆黨而諸

家之說皆云仁厚所獲新傳眾怒執秀昇以降仁厚

檻車送行在斬于市張彭耆舊傳中和四年三月所

能反八月羅渾擊反十月旬旬劔僧反十二月羅夫子

反三年北路奏黃巢正月十日敗走收復長安正月

干能遣羅渾擊於新穿其下二十七寨把斷水陸官

路六月韓求反其邛州賊首阡能遷迤漸侵入蜀州

界九月峽路賊韓秀昇反十月峽路賊屈行從反川

通鑑卷三百五十五

唐紀三十一 僖宗

三

但移渾擊反於中和二年五月胡僧羅夫子反於六月韓求反於其年七月莊夢蝶討韓秀昇屈行從以其年十月癸丑進發高仁厚破阡能等五賊回朝見在其年十二月戊寅三年二月莊夢蝶為賊所敗川三遣高仁厚將兵三月辛丑進發四月庚午擒韓秀昇捷書到府是月楊師立反四年北路奏黃巢正月十日敗走收復長安不知延慶改移年月別有所據邪將率意為之也至於三年楊師立反四年收復長安其為乖謬尤甚於彭實錄阡能韓秀昇等事率依句傳而誤以韓秀昇反置七月高仁厚討阡能置十月剛戊寅辛丑兩日改庚午為庚子此其異于句傳也新紀三年十一月壬申西川行軍司馬高仁厚及阡能戰於邛州敗之續寶運錄中和三年涪州韓秀昇反冬阡能反高仁厚討平之按賈緯唐年補錄及實錄所載鐵券文維中和三年歲次癸卯十月甲午朔十六日巴西皇帝賜功臣陳敬瑄鐵券其文有戮阡能如翦草除秀昇若焚巢然則秀昇之敗必在此日前也張傳破秀昇在四年四月其四年十月十日亦載賜川主太師鐵券乃云維中和三年歲次癸卯十月甲子朔五日戊辰辰文與補錄實錄同其昏耄如

此句傳取張事而改其年實錄用句年而改其日其阡能韓秀昇等起滅不知的在何時今從實錄

龍從
白志遷

復京城

李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遷等引兵先進

與黃巢軍戰於渭南一日三戰皆捷義成義武等諸

軍繼之賊衆大奔甲辰克用等自光泰門入京師黃

巢力戰不勝焚宮室遁去沙陀等軍趨長安賊拒之

於渭橋大敗而還李克用乘勝追之已卯黃巢收殘

衆由藍田關而遁庚辰收京城楊復光告捷按是月

丁酉朔無已卯庚辰敬翔梁太剛編遺錄四月乙巳

巢焚宮闈省寺居第略盡擁殘黨越藍田而逃明日

上與諸軍收復長安實錄甲辰李克用與忠武將龐

從河中將白志遷橫野將滿存朝邑將康思貞三敗

信

信

曰四月八日克用合忠武騎將龐從遇賊於渭南夾
 戰三捷大敗賊軍十日夜賊巢散走詰旦克用由光
 泰門入收京師巢賊出藍田七盤路東走關東新傳
 曰克用遣部將楊守宗率河中將白志遷忠武將龐
 從等最先進擊賊渭橋三戰三北於是諸節度兵皆
 奮無敢後入自光泰門賊崩潰逐北至望春入昇陽
 殿闈巢夜奔衆猶十五萬聲趨徐州出藍田入商山
 程匡柔唐補紀曰楊復光帥十道行營節度使王重
 榮李克用等兵士二萬餘人自光泰門入襲逐至昇
 陽殿下殺賊盈萬黃巢軍敗陣上奔逃取藍田關出
 後唐太祖紀年錄乙巳巢敗焚宮室東走太祖進收
 京師唐年補錄八日克用等戰渭南三敗賊軍九日
 巢走按楊復光露布云今月八日楊守宗等隨克用
 自光泰門先入京師又云賊尚為堅陣來抗官軍自
 卯至申羣凶大潰即時奔遁南入商山然則官軍以
 八日入城賊戰不勝而走此最可據今從之渭南之
 戰必在八日以賊死及降者甚眾降戶官軍暴掠無
 前諸書皆誤也豈翻異於賊長安室屋及民所存無幾幾居巢自藍田入

商山黃巢先遣兵搤藍川道故得山此路遁去多遺珍寶於路官軍爭取

之不急追賊遂逸去楊復光遣使告捷考異曰張

和三年北路奏黃巢正月十日敗走收復長安城訖

三月北路行營收城將士並回戈旬延慶耆舊傳曰

四年北路奏黃巢正月十日敗走收復長安三月北

路行營破黃巢將士並回延慶悉移彰四年事於三

年三年事於四年而不移其月日其為差百官入賀

謬又甚於彰今但云告捷更不著月日

詔留忠武等軍二萬人委大明宮留守王徽及京畿

制置使田從異部分守衛長安分扶五月加朱玫克

用東方達同平章事升陝州為節度以王重盈為節

度使又建延州為保塞軍以保大行軍司馬延州刺

史李孝恭為節度使賞破黃巢復克用時年二十八

李孝恭

通鑑卷二百五十五

唐紀七十五

三

於諸將最少少詩照翻而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兵勢最

疆諸將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眇彌沼翻時人謂之

獨眼龍詔以崔瑒家貴身顯為黃巢相首尾三載不

逃不隱於所在斬之載子亥翻黃巢使其驍將孟楷將

萬人為前鋒擊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逆戰而敗賊進

攻其城宗權遂稱臣於巢與之連兵初巢在長安陳

州刺史宛丘趙犖謂將佐曰宛丘後魏項縣也隋改

其衝也且巢素與忠武為仇巢自初起與宋威張自

不可不為之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

內民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其弟昶珣

子麓林分將之將即亮翻孟楷既下蔡州移兵擊陳軍于

項城犖先示之弱何其無備襲擊之殺獲殆盡生擒

楷斬之巢聞楷死驚恐悉眾屯澗水珣况珣翻項城

道攻之陳人大恐犖諭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陳州號

為勁兵况吾家久食陳祿誓與此州存亡男子當求

生於死中且狗國而死不愈於臣賊而生乎有異議

者斬數引銳兵開門出擊賊破之數所角翻巢益怒營於

州北立宮室百司為持久之計時民間無積聚賊掠

趙犖經略

趙昶珣

趙麓林

人為糧生投於碓磑碓都內翻併骨食之號給糧之

處曰春磨寨春磨寨即設碓磑處碓縱兵四掠自河

南許汝唐鄧孟鄭汴曹濮徐兗等數十州咸被其毒

此河南謂洛州河南府被皮義翻初上蔡人劉謙為嶺南小校節

度使韋宙奇其器咸通中韋宙帥嶺南以兄女妻之妻七細翻

新傳宙弟岫亦有名宙在嶺南以從女妻小校劉謙

或諫止之宙曰吾子孫或當依之薛居正五代史韋

宙出鎮南海謙時為牙校宙以猶女妻之北夢瑣言

曰丞相韋公宙出鎮南海有小將劉謙者職級甚卑

氣宇殊異乃以從女妻之其內以非我族類慮招物

議風諸幕僚諫止之丞相曰此人非常流也他日吾

子孫或可保之謙以軍功拜封州刺史韋夫人生子

曰隱曰巖十國紀年曰劉謙望字德光亦名知謙後

止名謙唐咸通中為廣州牙將韋宙以兄女謙擊羣

妻之新傳云岫知謙恐誤今從實言紀年謙擊羣

盜屢有功辛丑以謙為封州刺史劉謙始此加東川節

度使楊師立同平章事宣武節度使朱全忠帥所

部數百人赴鎮帥讀秋七月丁卯至汴州時汴宋薦

飢公私窮竭內外驕軍難制外為大敵所攻無日不

戰眾心危懼而全忠勇氣益振詔以黃巢未平加全

忠東北面都招討使為朱全忠以宣武兵併南詔

遣布燮楊奇肱來迎公主詔陳敬瑄與書辭以鑾輿

巡幸儀物未備俟還京邑然後出降奇肱不從直前

至成都李克用自長安引兵還雁門尋有詔以克

用為河東節度使召鄭從讜詣行在克用乃自東道

通鑑卷三百五十五

唐紀七十一

僖宗

三

過榆次詣雁門省其父悉悉克用尋賜河東安慰軍

民曰勿為舊念各安家業以河東之人前此數與克

之。考異曰舊紀五月李克用克河東節度使七月

詔鄭從讜赴行在新紀五月從讜為司空同平章事

賈緯唐年補錄五月制李諱可同平章事克河東節

度使注云按薛史晉天福六年二月賈緯撰唐年

補錄上之又曰賈緯真定獲鹿人以唐諸帝實錄自

武宗以下缺而不紀乃採掇近代傳聞之事及諸家

小說第其年月編為唐年補錄凡六十五卷歷事唐

晉漢周故不敢稱克用名舊從讜傳三年克用授河

東節度代從讜五月十五從讜離太原道途多寇行

次絳州留駐數月冬詔使追赴行在復輔政唐未見

聞錄曰五月勅除李尚書雁門節度使六月二十五

日雁門節度使李僕射般次於府東路過六月內有

除日到相公除替赴闕雁門節度李相公除河東節

度使十五日相公取西明門進發當月內新使李相

公有勝示安撫在城軍人百姓曰無懷舊念各仰安

家又曰晉王諱克用中和三年五月一日自雁門節

度使拜平章事克用河東節度使按克用除河東及從

讜復輔政諸書日月不同舊紀五月除克用七月從

讜赴行在不言入相新紀五月已為相尤誤舊從讜

傳五月十五日離太原又與紀相違唐年補錄五月

制止褒賞克用朱玫東方達三人制詞鄙俚疑其非

實唐末見聞錄初云六月除河東後復云五月一日

據實錄後唐太祖紀年錄薛居正五代史皆在七月

今從之從讜此年九月為東都留守光啟二年二月

方再入相

喜忠義喜許善撫士卒軍中慟哭累日八都將鹿晏

弘等各以其眾散去田令孜素畏忌之聞其卒甚喜

因擯斥其兄樞密使復恭為飛龍使令孜專權人莫

與之抗惟復恭數與之爭得失故令孜惡之復恭因

稱疾歸藍田數所角翻以成德留後王鎔魏博留

通鑑卷二百五十五 唐紀二十一 僖宗

楊復恭

楊復光今

鄭公首唱
大義功在
李克用之
上陸務觀
讀其詩記
熱中揆地
何謬也

賊平之后
如此行事
賊亦熾耳

後樂行達天平留後朱瑄為本道節度使 司徒門

下侍郎同平章事鄭畋雖當播越猶謹法度田令孜

為判官吳圓求郎官吳圓田令孜之屬官為于偽翻畋不許陳敬瑄

欲立於宰相之上畋以故事使相品秩雖高皆居真

相之下固爭之唐末凡節度使帶平章事及檢校三省長官三公三師者皆謂之使相

二人乃令鳳翔節度使李昌言上言軍情猜忌不可

令畋扈從過北元年昌言逐畋以讓鳳翔故二人嗾退宰相率受制於藩鎮矣從才用翻畋亦累表辭位乃罷為太子太保

又以其子兵部侍郎凝績為彭州刺史使之就養宋白

曰唐垂拱三年以益州九隴縣置彭州取古天彭關為名養羊尚翻以兵部尚書判度

支裴澈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八月甲辰李克用

至晉陽李克用自此以晉陽為爭天下根本詔以前振武節度使李國

昌為代北節度使鎮代州 升湖南為欽化軍以觀

察使閔勗為節度使 九月加陳敬瑄兼中書令進

爵潁川郡王 感化節度使時溥營於潞水過黃巢之兵且

為陳州聲援也加溥東面兵馬都統 以荆南留後陳儒為

節度使 昭義節度使孟方立以潞州地險人勁屢

篡王帥欲漸弱之乃遷治所於邢州事見上年帥所類翻大將

家及富室皆徙山東潞人不悅監軍祁審誨因人心

不安使武鄉鎮使安居受潛以蠟丸乞師於李克用

安居受

祁審誨

請復軍府於潞州武鄉與河東巡屬遼州鄰境故使

將於諸縣縣令不得舉其職矣宋白曰武鄉縣本漢泥縣地晉始置武鄉郡縣屬焉冬十月克

用遣其將賀公雅等赴之為方立所敗敗補又遣李

克修擊之辛亥取潞州考異曰實錄克用表李克

五州為二鎮薛居正五代史孟方立傳曰潞人陰乞

師於武皇中和三年十月武皇遣李克修將兵赴之

方立拒戰大敗之由是連收澤潞二郡乃以克修為

節度使按薛史張全義傳諸葛爽表全義為澤州刺

史爽卒李罕之據澤州蓋克修殺其刺史李殷銳是

止得潞州澤為河陽所取也

後克用每歲出兵爭山東三州之人半為俘馘野無

稼穡矣昭義邢洛磁以宗女為安化長公主慶州

郡妻南詔劉漢宏將十餘萬眾出西陵將擊

董昌戊午錢鏐濟江迎戰大破之漢宏易服持繪刀

而遁使敵人見之以為庖已未漢宏收餘眾四萬又

戰鏐又破之斬其弟漢容及將辛約十一月甲子

朔秦宗權圍許州忠武大將鹿晏弘帥所部自河

中南掠襄鄧金洋所過屠滅聲云西赴行在宋白曰

漢中郡之西城縣也魏文帝置西城郡後魏興郡

梁置北梁州尋改為南梁州西魏置東梁州因其地

出金陂為金州洋州漢成固縣地後漢封班超於此

晉為南鄉縣尋改西鄉西魏置洋州帥讀曰率洋音

祥十二月至興元逐節度使牛勗勗奔龍州西山龍

西山松茂二州界晏弘據興元自稱留後武寧節

度使時溥武寧當

作感化

因食中毒中竹

仲翻

疑判官李凝古而

殺之疑古父損為右散騎常侍在成都溥奏凝古與
 父同謀田令孜受溥賂令御史臺鞠之侍御史王華
 為損論冤令孜矯詔移損下神策獄為于偽翻華拒
 而不遣蕭邁奏李凝古行毒事出曖昧已為溥所殺
 父損相別數年聲問不通安得誣以同謀溥恃功亂
 法陵蔑朝廷欲殺天子侍臣若徇其欲行及臣輩朝
 廷何以自立由是損得免死歸田里時令孜專權羣
 臣莫敢迂視迂五故翻惟邁屢與爭辯朝廷倚之升浙
 東為義勝軍以劉漢宏為節度使趙犖遣人間道
 求救於鄰道間古竟翻於是周岌時溥朱全忠皆引兵救

之全忠與黃巢之黨戰於鹿邑收之斬首二千餘級

遂引兵入亳州而據之鹿邑後魏陳留武平縣也隋開皇十八年更名鹿邑唐屬

亳州九域志在州西一百三十里敗補邁翻

四年春正月以鹿晏弘為興元留後賜魏博節度

使樂行達名彥禎東川節度使楊師立以陳敬瑄

兄弟權寵之盛田令孜陳敬瑄兄弟也心不能平敬瑄之遣高

仁厚討韓秀昇也見上月語之曰成功而還語牛倨翻還從宣翻

當奏天子以東川相賞師立聞之怒曰彼此列藩而

遽以我疆土許人是無天地也田令孜恐其為亂因

其不發兵防遏徵師立為右僕射黃巢兵尚彊周

全忠夜掩殺克用軍

僖宗不下
詔暴其罪
討天下事
不可為矣

歲時溥朱全忠不能支共求救於河東節度使李克

用二月克用將蕃漢兵五萬出天井關河陽節度使

諸葛爽辭以河橋不完謂河陽橋也屯兵萬善以拒之克

用乃還兵自陝河中度河而東考異曰唐末見聞

發大軍討黃巢太祖紀年錄正月太祖帥師五萬自

澤潞將下天井關河陽屯萬善乃改轅蒲陝度河薛

居正五代史但云四年春按四月巳與巢戰三月十

三日發晉陽似太晚又克用表云昨三月內頻得陳

許徐汴書牒今從舊紀又克用自訴上表云楊師

遂從陝服徑達許田是於蒲陝兩道度兵也

立得詔書怒不受代殺官告使及監軍使官告使奉

身以徵帥立者也舉兵以討陳敬瑄為名大將有諫

者輒殺之進屯涪城涪城漢涪縣地東晉置始平郡

為涪城唐初屬綿州後屬梓州九遣其將郝勗襲綿

州不克丙午以陳敬瑄為西川東川山南西道都指

揮招討安撫處置等使處昌三月甲子楊師立移檄

行在百官及諸道將吏士庶數陳敬瑄十罪考異

者舊傳中和四年四月十五日東川楊師立反下載

師立檄文則云三月三日自相違今從實錄數所具

自言集本道將士八州壇下共十五萬人按新書

嚴帥西川置定邊軍於邛州扼大度治故關取壇下

子弟教擊刺史補屯藉則壇下者蜀中邊郡民兵也

又按路振九國志石處濫事孟知祥補萬州管長驅

內諸壇點檢指揮使見蜀中諸郡皆得有壇下

使朱全忠擊黃巢瓦子寨拔之黃巢撤民居以為寨屋謂之瓦子寨

巢將陝人李唐賓楚丘王虔裕降于全忠陝失丹翻降戶江翻

婺州人王鎮執刺史黃碣降于錢鏐碣其翻劉漢宏

遣其將婁賚殺鎮而代之浦陽鎮將蔣瓌召鏐兵共

攻婺州水經註浦陽江源出烏傷縣東逕諸暨縣與洩溪合唐婺州漢烏傷之地也天寶十三載

分婺州之義烏蘭溪反擒賚而還碣閩人也高駢

從子左驍衛大將軍漢從才川翻疏呂用之罪狀二

十餘幅密以呈駢且泣曰用之內則假神仙之說蠱

惑尊聽外則盜節制之權殘賊百姓將佐懼死莫之

敢言歲月浸深羽翼將成苟不除之恐高氏奕代勲

庸一朝掃地矣因嗚咽不自勝勝音駢曰汝醉邪命

扶出明日以漢狀示用之用之曰四十郎嘗以空乏

見告漢第未獲遵命故有此憾因出漢手書數幅呈

之駢甚慙遂禁漢出入後月餘以漢知舒州事羣盜

陳儒攻舒州漢求救於廬州楊行愬力不能救謀於

其將李神福神福請不用寸刃而逐之乃多齎旗幟

間道入舒州九域志廬州南至舒州頃之引舒州兵

建廬州旗幟而出指畫地形若布大陳狀賊懼宵遁

賊畏廬州兵故宵遁兵有先聲神福洛州人也路振

而後實此其近之陳讀曰陣神福洛州人志曰李神福洛州人隸上黨軍藉高駢兼諸道久之

行營都統神福從州將成淮海因投楊行密

李神福

高漢

蔣瓌

通鑑卷三百五十五

唐紀七十一

卷三百五十五

三

羣盜吳迥李本復攻舒州復扶瀟不能守弃城走駢

使人就殺之楊行愍遣其將合肥陶雅清流張訓等

將兵擊吳迥李本擒斬之合肥漢古縣唐帶廬州清

縣唐帶廬州清以雅攝舒州刺史秦宗權遣其弟將兵寇廬

州據舒城開元二十三年分合肥廬江置舒城縣楊

行愍遣其將合肥田頽擊走之頽於前杭州刺史

路審中客居黃州路審中為董昌所聞鄂州刺史崔

紹卒募兵三千人入據之武昌牙將杜洪亦逐岳州

刺史而代之黃巢圍陳州幾三百日幾居趙犇尤

弟與之大小數百戰雖兵食將盡而衆心益固李克

用會許汴徐兗之軍于陳州時尚讓屯太康太康漢

隋改曰太康以縣東有夏四月癸巳諸軍進拔太康

黃思鄴屯西華西華漢縣唐屬陳州九諸軍復攻之

復扶又思鄴走黃巢聞之懼退軍故陽里故陽里在

陳州圍始解朱全忠聞黃巢將至引軍還大梁五月

癸亥大雨平地三尺黃巢營為水所漂且聞李克用

將至遂引兵東北趣汴州趣七屠尉氏尚讓以驍騎

五千進逼大梁至于繁臺繁臺本師曠吹臺梁孝王

城南牧澤之右牧澤者宣武將豐人朱珍南華龐師

古擊却之豐漢縣唐屬徐州九域志全忠復告急於

今之蒲關澤即此澤也

朱珍
龐師古

通鑑卷三百七十一 僖宗

李克用丙寅克用與忠武都監使田從異發許州戊

辰追及黃巢於中牟北王滿渡按舊書帝紀王滿渡乃汴河所經津濟之地

乘其半濟奮擊大破之殺萬餘人賊遂潰尚讓帥

其衆降時溥帥讀曰溥下同別將臨晉李讜曲周霍存甄城

葛從周寇句張歸霸及弟歸厚帥其衆降朱全忠臨晉

古地名隋分齊氏置桑泉縣天寶十三載改為臨晉屬河中府九域志在府北六十五里曲周漢古縣中廢隋分洛水復置唐屬洛州宋廢為鎮屬雞澤縣甄城當作鄆城亦漢古縣唐帶濮州史言朱全忠後吞諸鎮多用所降黃巢將鄆吉掾翻考異曰崇文院有梁功臣列傳不著撰人名氏云張歸厚祖與父處讓歸厚中和末與伯季自寇句相率來投薛居正五代史張歸霸祖進言父實歸厚傳無父祖但云與兄歸霸皆來降招梁功臣傳父祖與歸霸不同當是從弟巢踰汴而北已巳克用

追擊之於封丘又破之庚午夜復大雨賊驚懼東走

克用追之過胙城匡城胙城漢南燕縣隋改曰胙城唐屬滑州九域志在州南九十里宋白曰胙城縣本古之胙國又為古之燕國漢為南燕縣隋文帝因覽奏狀見南燕縣名因曰今天下統何南燕之有遂改為胙城巢收餘衆近千人東奔兗州近其辛未克用追至寇句騎能屬者纔數百人屬之晝夜

行二百餘里人馬疲乏糧盡乃還汴州欲裹糧復追

之獲巢幼子及乘輿器服符印乘繩得所掠男女萬人悉縱遣之 癸酉高仁厚屯德陽楊師立遣其將

鄭君雄張士安據鹿頭關以拒之 甲戌李克用至

汴州營於城外朱全忠固請入城館於上源驛晉天

福五

年改東京上源驛為都亭驛

全忠就置酒聲樂饌具皆精豐禮貌

甚恭克用乘酒使氣語頗侵之

饌雖戀翻又雖院翻李克用蓋言全忠從

黃巢為寇觸其實也

全忠不平薄暮罷酒從者皆霑醉

霑醉言飲酒大

醉曾襟霑濕不能自持也從才用翻

宣武將楊彥洪密與全忠謀連車

樹柵以塞衢路

塞悉則翻

發兵圍驛而攻之呼聲動地克

用醉不之聞親兵薛志勤史敬思等十餘人格鬪侍

者郭景銖滅燭扶克用匿牀下以水沃其面徐告以

難

呼火故翻難乃旦翻

克用始張目援弓而起志勤射汴人死

者數十

援于元翻射而亦翻

須臾煙火四合會大雨震電天地

晦冥志勤扶克用帥左右數人

帥讀日率

踰垣突圍乘電

光而行汴人扼橋力戰得度史敬思為後拒戰死克

用登尉氏門

尉氏門汴城南門也

梁開平元年改為薰風門 緹

城得出監軍陳景思等三百餘人皆為汴人所殺楊

彥洪謂全忠曰胡人急則乘馬見乘馬則射之是夕

彥洪乘馬適在全忠前全忠射之殪

射而亦翻殪壹計翻考異曰

梁太祖編遺錄甲戌并帥自曹南旋帥上出封丘門迎勞之克用堅請入州內上初止之乃於門外陳設次舍將安泊之克用不諫因縱蕃騎突入馳至上源驛既不可過上乃與之並轡送至驛亭是日晚備宴宴罷復張樂繼燭而飲克用酒酣使氣廣須樂妓頗恣無厭之欲又以醜言陵侮於上時蕃將皆被甲冑以衛克用上既甚不懼遽起圖之遂令都將楊彥洪潛率甲士入驛戮之時夜將半克用沈醉忽大雷雨暴至克用不覺侍人乃滅燭推於床下藏之蕃戎與我師鬪戰移時方敗楊彥洪中流矢而斃是時陰黑

史敬思戰

郭景銖

克用遇一卒背負登尉氏門因得懸繩而出乘牛行
數里以投其衆餘親衛數百人皆勦之其後克用至
太原以是事表訴于唐帝蒲帥亦繼馳書請上與克
用和解上終不釋憾此乃敬翔飾非今不取實錄甲
戌李克用次汴州駐軍近郊朱全忠請館于上源驛
乃以腹心三百餘自衛全忠以克用兵從簡少大軍
在遠謀害之是夜置酒宴罷以兵圍驛縱火焚之薛
居正五代史梁太祖紀曰五月甲戌帝與晉軍振旅
歸汴館克用於上源驛既而備備宴之禮克用乘醉
任氣帝不平之是夜命甲士圍而攻之後唐武皇紀
曰班師過汴汴帥迎勞於封禪寺請武皇休於府第
乃館於上源驛是夜張樂陳宴席武皇酒酣戲諸侍
妓與汴帥握手叙破賊以為樂汴帥素忌武皇乃與
其將楊彥洪密謀竊發攻傳舍按全忠是時兵力尚
微天下所與為敵者非特患克用一人而借使殺之
不能併其軍奪其地也蓋克用恃功語或輕慢全忠
出於一時之忿耳今從薛史梁紀

劉氏

者以汴人為變告劉氏神色不動立斬之陰召大將

約束謀保軍以還比明克用至還從宣翻比必利翻及也欲勒兵

攻全忠劉氏曰公比為國討賊救東諸侯之急比毗至翻

近也為于偽翻東諸侯用左傳語謂東方諸鎮今汴人不道乃謀害公自當

訴之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則天下孰能辯其曲直且

彼得以有辭矣克用從之引兵去但移書責全忠全

忠復書曰前夕之變僕不之知朝廷自遣使者與楊

彥洪為謀彥洪既伏其辜惟公亮察克用養子嗣源

年十七從克用自上源出矢石之間獨無所傷嗣源

本胡人名邈佶烈無姓李嗣源始此克用擇軍中驍

勇者多養為子名回鶻張政之子曰存信按薛居正五代史存

後唐莊宗
李嗣源

李存信

李存進
李存賢

李存孝

信本名振武孫重進曰存進許州王賢曰存賢安敬

思曰存孝皆冒姓李氏此所謂義兒也歐陽修曰唐自沙陀起代北其所與俱皆

一時雄傑虜武之士往往養為兒彌義兒軍丙子克用至許州故寨求糧

於周岌岌辭以糧乏乃自陝濟河還晉陽鄭君雄

張士安堅壁不出高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

則彼困我逸遂列十二寨圍之丁丑夜二鼓夜二鼓也持更者每一更則鼓一聲二更則鼓二聲故謂二更為二鼓亦謂之乙夜君雄等出勁

兵掩擊城北副使寨楊茂言不能禦帥眾奔寨走帥讀

日率其旁數寨見副使走亦走東川人併兵南攻中

軍仁厚聞之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為兩

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門開不敢入還去仁厚發伏擊

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蹙之壕中斬獲甚眾而還

仁厚念諸奔寨走者明旦所當誅殺甚多乃密召孔

目官張韶諭之曰爾速遣步探子將數十人分道追

走者步探子遣之間步以刺探敵入因名之探它糾翻自以爾意諭之曰僕

射幸不出寨皆不知仁厚以平阡能等之功進檢校僕射汝曹速歸來

旦牙參勿憂也元行營諸將每旦赴大將營牙參韶素名長者長知兩翻

眾信之至四鼓皆還寨惟楊茂言走至張把乃追及

之九域志梓州郫縣有張把鎮把當作把仁厚聞諸寨漏鼓如故喜曰

悉歸矣詰旦諸將牙集詰去吉翻以為仁厚誠不知也坐

張韶

張韶

良久仁厚謂茂言曰昨夜聞副使身先士卒走至張把有諸先悉薦翻對曰昨夜聞賊攻中軍左右言僕射已去遂策馬參隨既而審其虛復還寨中仁厚曰仁厚與副使俱受命天子將兵討賊若仁厚先走副使當叱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然後奏聞今副使既先走又為欺罔理當何如茂言拱手曰當死仁厚曰然命左右扶下斬之諸將股栗仁厚乃召昨夜所俘虜數十人釋縛縱歸縱俘使歸言其事君雄等聞之懼曰彼軍法嚴整如是自今兵不可復出矣左傳晉人伐鄭蒐焉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於是懼其後卒請成於晉用兵嚴整敵人懼之蓋自古然矣復扶又翻

庚辰時溥遣其將李師悅將兵萬人追黃巢 癸未

高仁厚陳於鹿頭關城下陣讀口陣下同鄭君雄等悉眾出

戰仁厚設伏於陳後陽敗走君雄等追之伏發君雄

等大敗是夕遁歸梓州陳敬瑄發兵三千以益仁厚

軍進圍梓州

通鑑卷之三十三

三

取並國於俄

李天如長父孫觀林州州人自發兵三千以益

軍二千於路州人別資調銀表等事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五

...

